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一)

袁仁林註

本館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自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其中而生之道在矣。隱逸者流。有事尊生。多致力于形氣之淵源。而窺其幽渺。于是原本生初。形模天地。推所自來。而灼所由毀。舉精氣神三要一之軀體之正中。有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于以積功致養。自強不息。詎得爲理外事哉。言乾坤。本之乾首坤腹之言。以明吾身之上下也。言坎離、本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之言。以明心腎互交。呼吸相通也。乾坤、體也。坎離、用也。虛靜其體。和順其用。升降周環。無所於閡。要皆準諸中以立極。而後形神沛焉。斯其旨歟。夫玩物喪志。書言之矣。與其逐物而意移。曷若斂外歸中。修身俟命。爲志潔行芳者之所有事乎。當恬退之時。居潛淵之位。以之爲勿用之用。抑亦可矣。爰就所見。詮以粗陳。至其間疑晦異同。尚欲質諸明者。

雍正十年壬子大呂月吉。三原袁仁林書。

朱子考異前序 附

五代彭曉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眞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辭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譔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授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註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考異後序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讐正其間尙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

按鄒訢二字朱子借之託名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天地訢合鄭氏註云訢當作熹

明楊升菴愼古文參同契序

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贍博修

眞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五代之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爲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眞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君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爲經。孰爲註。亦不知孰爲魏孰爲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考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玉吾所註。又據朱本。玉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爲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而非魏公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耳。余嘗觀張平叔悟眞篇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予意平叔猶及見古文。訪求多年。未之有獲。近晤洪陽楊邛崍憲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敍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敍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敍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之妄紊也。亟借錄之。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子之所未見。爲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於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況之語。或流而爲房中。或認以爲鑪火。使人隕命亡身。傾資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眞。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旨哉斯言。輒併及之。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一

東漢會稽魏伯陽著
三原袁仁林據千註
三原李錫齡參閱校刊
受業王德修參訂

參同契者．謂參易之象．同易之理．作此書契．以明修持之事．蓋易顯卦象．以該天下之理．而吾身自在其中．契卽假卦象以盡吾身之物．而修持不事於外．

一說．參、三也．同、通也．契、合也．自易言之．天地人三才．通同契合．統爲一理．自身言之．原本周易．參合天地．同其氣數．以事修持．

上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孚．

太極生兩儀．而乾坤定位．在宇內爲天地．在吾身爲上下．自其性體言．乾健而剛．坤順而柔．同生互倚．而其始則兩相包裹．此言乾坤之始．渾淪包裹．以立其體．卽太極也．

乾坤乃易書畫象．總攝宇內陽與陰之名．乾爲健．坤爲順．健故剛．順故柔．其性體然也．配、對也．合、一也．兩相包裹．言渾淪也．於河圖可見．　當夫渾淪包裹．無剛柔可名．然立言必從剛柔說入．猶之中體難言．先卽已發以指未發．性體難言．先取四端以明四德．因流溯源而源可知．古人善言其難言者．其法如此．既不蹈空．亦不滯實．　書內乾坤天地．坎離日月．皆卽宇內以明吾身之上下部．

陽稟陰受．雄雌相須．

就其施用言．陽主稟與．陰主翕受．雄雌交媾．相須不離．此言陰陽既分．交通對待．以宣其用．卽兩儀事

也。

陰陽其氣也。雄雌則涉于形矣。假物形以喻陰陽。實指其稟與承受之處。蓋人知雄之稟與。雌之承受。故直以爲雄雌也。須者。欲得也。以此而欲得彼也。須一字分初中末三項。初其趨向。中其妙合。末其互受交益。

須以造化精氣乃舒。

惟其相須交媾。妙合精氣。因以大造萬物。自無而有。自氣而形。萬物化焉。而乾坤之精氣。爾乃流通舒暢於上下之間。此言雄雌既交。發舒精氣以成其功。卽化生萬物也。以上六語。謂乾坤靜時。渾淪包裹。統爲一物。爲吾歸根復命入於杳冥張本。及其動也。方顯乾之剛而爲陽。坤之柔而爲陰。此時陰陽對待。分爲二物。爲吾上下部剖析。莫不含情互結。兩相貪戀。交通貫注。而後化生萬物。以舒展向來自具之精氣。爲吾凝神氣穴。流通運用處緣起。

蓋舉宇內之天地。吾身之上下部。統言其由體達用。以見三才一理。爲致功處張本也。

立體一層。初也。宣用一層。中也。成功一層。末也。溯源及流。便分初中末三項。乃其立言之次第。須字作一讀。須中大有事在。當納入下文坎離四句。乃見造化端倪。故宜讀斷。蓋此但說得動而生物一面。若究其何以生物。則靜而玄冥一面。早已具在須字之內。方始接得造化二字。造化者。創造變化。惟其精氣妙合而凝。乃能如此。而其先則自至靜來也。精氣者。陰精陽氣。可以分屬乾坤。亦可統論乾坤。蓋乾與坤內各有精氣。精氣只一物。氣之濃厚爲精。精之輕清爲氣。是以氣亦含精。精亦含氣。二者原不相離。而分屬之。則曰陰精陽氣。言精氣而不言神。神卽精氣之靈。超乎精氣之先。寓於精氣之內。爲兩在之物。爲合成之物。精氣合而神著焉。故不言神而神已寓也。精氣卽所以爲陰陽。剛柔者在乾坤句內已具。至此方露字面。

坎離冠首光映垂敷。

夫體用總屬乾坤。此以大局言也。究其所以爲用。則惟坎離二物。坎離者。乾與坤中交。中乃元精元氣互易成體。在天爲日月。在人爲心腎。是乃水火之宗。冠六子而首出焉。所以代乾坤而行事者。惟乾坤

有此二物。然後光明照耀。兩相注射。離則陽光四映。垂照旁敷。常往來稟與於坎體而不相離。坎則配合相須。仰承翕受。常與日合離遠近。升降其光。而不相背。于是有晝夜昏明晦朔弦望。合三十日。遂成月家一箇盈虛消息。而一月之事以畢。又積至十二次舍。盡乾坤之度數。醞出溫涼寒暑分至啓閉。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遂成歲家一箇盈虛消息。而一歲之功已成。自時而日而月而歲。無非坎離梭織以成化育。是乾坤非日月無以爲用。而日月非乾坤亦無所用其用。此乾坤坎離體用不可相離。乃其大局中首出之妙用。而於此特抽出言之。以見心腎之互交。爲吾身之至要也。

震坎艮三男。本屬坤體。而得乾之初中末三陽爻爲男。巽離兌三女。本屬乾體。而得坤之初中末三陰爻爲女。三男三女。是爲六子。六子之中。惟坎離得乾坤之中交。乃交之至正而不偏者。故乾坤之事。一以坎離爲用。卽震巽之雷風。艮兌之山澤。皆若聽命坎離而因時以致用。又惟坎離之運行。能兼乎六象。由北東之震兌而成乾乎南。由南西之巽艮而成坤于北。周流六虛。各備其象。若彼四子者。固不能兼坎離而出其右也。故曰坎離冠首。坎離二者。以陽先陰後論之。離實冠首。以天一生水論之。坎又冠首。總之陰陽無端。動靜無始。二者相依。缺一不可。其冠乎四子而出其上者。初無異致。故均曰冠首。晝夜之間。光敷下土。以生萬物。固爲光映。而要必始自交光於月。而後有日月之代明。有晦朔弦望之升降。有分至啓閉之盈虛。則所重正在交光也。惟重在交光。故在我有心息相依、神氣相守之功。此其張本也。光者、明之用。映者、穿空注射。自此照彼。而暗無不亮也。垂字橫看。則自上垂下。著處皆光。見徧布意。豎看。則由前垂後。無時非光。見接續意。又有漸及意。其徧布接續。皆因漸及而後直透也。敷、布也。垂敷二字。縮在光映二字內。謂其光映處。以漸徧布。以漸接續也。

玄冥難測。不可畫圖。

光所垂映。正在下部玄冥之地。此中陽動物生。乃造化之端。妙合而凝之處。恍惚闇湊。不容思議。疇得畫圖。

光映句。離照坎上。注下也。玄冥句。坎應離下。傳上也。玄冥卽北方水府。爲坤坎之鄉。在身則下部也。乃至玄至冥之地。此處太陽注射。太陰翕受。兩相妙合。忽然靜極而動。陽氣胚胎。於焉造化。誰能測識。 邵子

復卦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又恍惚吟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朱子答袁機仲啓蒙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聖人揆度參序元基．

惟聖人仰觀俯察．揆度乾坤坎離之法象．卽其元始靈基．參考序次．以返其本而窮其源．

四者混沌．徑入虛無．

乃知乾坤與坎離四者．原生於無形無象之太極．則其始固自混沌杳冥中來．而我之乾坤．上下部．我之坎離．心腎呼吸．初無以異于是．盡除後起之塵氛．私慾雜念．而竟入虛無之境．致虛守靜．以法其混沌焉．此言行持之始功也．

混沌虛無．卽其元始根基也．蓋乾坤坎離之陽剛而雄．陰柔而雌．其始本出於渾淪之太極．聲臭俱無．睹聞悉泯．故我卽體此潛神於淵．絕慾去念．法其混沌．入於虛無．此便是大德敦化．所以立萬化之基也．而率是以行於一月之間．則有下文六十卦以紀其功焉．

六十卦周．張布爲輿．

既入虛無．功非輒已．語其積累之次第．恒視晦朔以循環．而一月之爲晝爲夜．凡有六十．卽以所餘之六十卦相配．如屯蒙需訟以至既濟未濟之類．依其一顚一倒之象．配夫晝陽夜陰．以盡此一月三十日之功．而又禪諸後月．以周環焉．蓋始自屯蒙．終於既未．兩兩相從．配諸晝夜．自朔至晦．按日張布．乘之而行．若車輿然．故曰張布爲輿也．

朱子曰．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爲爐竈．丹藥所用以爲火候者．止六十卦也．按火候二字．謂氣火淺深之候．指其積功言．猶烹物之火候．有淺深生熟之不同也．按此用卦之說．亦止借兩卦十二爻虛擬晝夜十二時．而取其兩初兩四．以爲子午卯酉行持之節．其陽生之子．與陰生之午．值兩內卦之初爻．卽爲進火退符之的．其陽旺之卯．與陰旺之酉．值兩外卦之甫接．卽爲沐浴安養之的．然則止言子午卯酉．四時已足．而必及此六十卦者．蓋既已用夫乾坤坎離．而卽取以徧紀其節．所以尊周易重天道之備．而詳玩以神明其心．見古人之愼密．而於名書之義始合．如曰有取於卦象之吉凶．爻畫之陰陽．與其納甲所配子申寅戌等字樣．以別生枝節．則不然矣．故朱子曰參同契本不爲明易．于此可見．六十卦句．其意不在卦爻．不過借此易書現成名目．依其次序．以紀其每日子午進退之功．猶云六十陰陽．六十晝夜云耳．易書自乾坤兩卦先陽後陰爲序．頗取後面屯蒙之類．亦繫以爲先陽後陰而用之．亦止如一乾一坤之謂．而第依其次序名目以別之也．蓋屯蒙之類．皆一顚一倒．以成卦體者．晝之與夜．亦一陽一陰．爲正爲反．以終一日．故取以爲紀．而終此一月之功．不過大槩言其如此耳．不然．如遇小盡之月．則既未二卦安放何處．後人不究本意．或糾纏其中．或決然捨去．二者皆失其旨．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與頤大過中孚小過．此八卦顚倒不得．顚來倒去．仍屬原卦．其餘五十六卦．只以一卦顚倒而成二象．如屯倒卽蒙．需倒卽訟．故五十六卦．止有二十八卦．與所不倒之八卦．共三十六卦．所以稱三十六宮．而上下經各分十八卦．今既除乾坤爲身之上下部．坎離爲心腎呼吸．則所餘可倒之五十六卦．分值二十八日．其不倒如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分值兩日．亦約略如是而已．初非粘滯之說也．

龍馬就駕明君御時．

龍馬者．乾象龍．坤牝馬．卽指身內陰陽．謂我之乾坤上下部．乘此一月六十卦之車輿而積其功．是龍馬就駕也．凡此皆我之心君凝停處中光明不昧而因時統御．以盡夫制外之功焉．句．箋註有處中制外．外謂氣．

稱龍馬．與上車輿字面關會成文．駕字亦從輿字生出．明君．心主也．御．治也．時者．子午卯酉之時．有在日之子午卯酉．有在我之子午卯酉．皆時也．皆當御而治之．其在日者．如子時陽生．午時陰生．卯酉二時．陽旺陰旺．此時吾身之血氣應之．而騰降消息．此在日之子午卯酉．是萬物公共之時也．其在我者．如靜極之後．忽然元陽生發．升自尾閭．便爲我陽生之子時．又忽然而升極顚頂．降自天谷．便爲我陰降之午時．俄而心氣旺．腎氣舉．便爲我陽旺陰旺之卯酉二時．此在我之子午卯酉．是吾身小天地中之另一時也．大抵先依在日之子午卯酉做起．有依傍．有下手處．迨至元陽既生．然後依在我之子午卯酉．以心目在內騰降而爲功．曰揆度參序．曰混沌虛無．曰張布就駕．何一非心主爲之．而於此方露明君字面．此倒裝法也．

和則隨從。路平不邪。徐功之至要。保合太和而已。神氣精三者。會歸而一則和。分散而二則戾。故必在我之神明和順。陰陽騰降之節而不乖違。則我之氣與精亦且隨從環運。積久而功成。此其道路平坦。初無邪曲傾危也。

和字最重。和之先有中字在。非中亦不能和也。惟明君處於至中。然後有此和字。彼此和合。則彼此隨從。如心息相依。心與息攙和依附在一處便是和。既能歸一。自然心能與之上下往來而無雜念。此便是心之隨從乎氣與精也。若夫神氣相守。爲至和矣。而神行則氣亦隨之。此又氣與精之隨從乎神也。要之和是我去和他。和內自有隨從意。隨從是他來和我。隨從內又自有和意。一和焉盡之。此種功夫。極平常。極正路。于養身極有效驗。非有邪僞道。故曰路平不邪。中庸和字。是由中說向外來。由心說向事來。指其中節。而無太過不及處爲和。此聖賢經世之學。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其道甚大。參同和字。止於返本還元。使一身之神氣精不相離散爲和。此遯世養身之學。可以位一己之天地。育一身之萬物。其道不爲不切。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志互相資益。亦只一和字。而有義以爲之主。則便是中庸中節之和矣。孟子未嘗說出和字。要之有義則和。而和在其中。參同未嘗說出義字。要之非義而餒。亦不能和。兩處互參可也。孟子集義生氣。養成剛大。何等氣象。要其無事時。義理未形。亦只有存心固氣。使之無暴。如不爲蹶趨所動。亦其一也。參同主氣較多。蓋因其無事間身攻乎內養。故說向一路。而不以他語雜之耳。或問心息相依。神氣相守。二語何別。曰。息乃呼吸。有迹可見。尚是粗淺言之。若氣則呼吸之根。乃其所以爲呼吸者。虛而能生。出而不窮。其機在正中玄牝之間。所謂凝神入氣穴者是也。二語自有淺深之別。神氣相守。神直注於下部生氣之所。非靜時不能。若上部鼻息。心依出入。雖動亦可爲。習久自能無間。而氣亦倍長於往昔。蓋氣得神旺。乃不孤有鄰之理。此正爲神氣相守之道路。

邪道險阻。傾危國家。姑邪道岐出背戾之術。國家指身外內。如其妄行邪術。騖入他途。或於此纖芥不正。遺亡助長。不能持盈。失其和順。均爲險阻。必至徑惡危身。不可不謹。言此以致丁寧之意。

邪道一截。險阻一截。蓋邪道之傾危。自不待言。若非邪道。而於正路不得其中。所謂官街上差了脚。亦即成險阻之形。易致傾危。觀下文纖芥不正云云。便知截看乃備。此於篇法反收繳上。重在混沌虛無。張布就篤。和

御隨從。

右第一節。略舉始終以發端也。後文皆發明此節。猶大學之有聖經。中庸之有首章。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引繫辭傳語。卽通其意以明入室行持之功。君子卽明君。居室卽混沌虛無。出言善卽張布就駕。千里外應卽和則隨從。

蓋從易語悟入身來。故引之以明己意。室指神室。乃身內正中之玄牝。居是而不動。則致虛守靜。爲混沌虛無之候矣。出言指內運。善卽守六十卦之規矩。千里外乃吾身內之千里外也。句句緊對上節。初非泛引。而下又釋之。

謂萬乘之主。居九重之位。立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

謂者。旁通己意而釋之也。以傳之君子爲萬乘主。指我之元神眞宰也。以傳之居室爲處九重之位。指我之靜存於至中至正至尊至貴至深至密之靈臺應谷也。以傳之出言爲發號出令。指我之遣意內運。以傳之言善爲順節勿違。藏器（凝神氣穴）俟時（等待陽生）。指我之和會神氣精三寶於玄關。而動循節度也。以傳之千里應爲後文吉字福字太平字。與感動皇極遠流殊域之語。指我之三寶和會。而隨從以有益於色身也。此其旁通己意以明內養事也。陰陽節者。淺近言之。陰卽吸、陽卽呼。自有天然節度。順之則元神依息而往來也。至身內舒斂。仿一月之六候。則陽節三、陰節三。分五日六十時爲一節。詳後文第四節。又仿一月之十二節。則陽節六、陰節六。此卽判五日爲兩。而以兩日半三十時爲一節。詳後

文第五節。藏器者。器爲中央土釜之鼎器。藏之於是。謂凝神入氣穴也。斂外而神注於玄關。未得時如此。既得時亦止如此。乃徹始徹終之功也。俟時者。俟其自爲變化而元陽發現也。由是加以日用温養工夫。總期勿違月內所分卦象。

月六節者。蓋積三五十五日三六一百八十時。而陽之初中末三節終。故月光盛滿而陽極。又積十五日一百八十時。而陰之初中末三節終。故月魄全晦而陰極。就中以三畫卦震兌乾巽艮坤六候紀之。與月令是月也以下之六候合。此陰陽節之一說也。月十二節者。蓋既判五日爲兩。以兩日半三十時爲一節。故就中以六畫卦復臨泰壯夬乾紀其上半月之六陽而陽極。以姤遯否觀剝坤紀其下半月之六陰而陰極。與歲配十二辟卦合。又此十二節中。陽必從之以陰。陰必先之以陽。如子寅辰爲陽中陽。卻有丑卯巳之陽中陰者從之而後行。午申戌爲陰中陽。隨有未酉亥之陰中陰者配之而後終。陽陰迭間。錯綜配合。必無獨立之理。就中以十二辰十二律紀之。乃知上半月之六節。又各有三陽三陰。而後陽極其盛。下半月之六節。亦各有三陽三陰。而後陰極其盛。此如乾六位皆陽。必有二四上之偶。坤六位皆陰。必有初三五之奇。與歲配十二律合。此陰陽節之更一說也。大抵以上下身心爲乾坤坎離。而坎離之運行於內者。合歲月日時。以小天地而爲大天地之事。此順節之大者。其間愼起居。節飲食。懲忿窒慾。一切視聽言動。克去非禮之陰。復還天理之陽。消長隨時。行藏應運。皆所以順陰陽節也。若其離降坎升。感召坤部。元陽初動。順此子時之節候。以進陽火。馴升泥丸午位。陽入陰分。順此午時之節候。以退陰符。此又事內之至要。無非順節也。藏器句頂承九重句。惟深居簡出。乃所謂藏也。即存心求放心退藏於密之旨。勿違句頂承順節句。惟順而又戒以勿違。藏器俟時。即混沌虛無事。勿違卦月。即張布爲輿事。下文乃明用卦之法。

屯以子申蒙用寅戌。

此明用卦之例。如朔日則配以屯蒙。其前六時。子丑寅卯辰巳。統名旦晝。配以屯卦六爻。後六時。午未申酉戌亥。統名暮夜。配以蒙卦六爻。以十二爻配十二時。而其間屯以子申。子申者。屯之初四爻。即日之子卯也。蒙用寅戌。寅戌者。蒙之初四爻。即日之午酉也。子陽升宜進火。卯陽旺宜沐浴。洗心藏密。午陰降宜退符。酉陰旺宜沐浴。故吃緊用此四時也。其必言子申寅戌者。止以裝卦納甲之法言之。蓋既用屯蒙二卦。即

取其初四所配字樣以成文。非有他意也。

凡裝卦之法。以八純卦內外爲準。如水雷屯。內體震雷。外體坎水。卽照純震之初爻起庚子。照純坎之四爻起戊申。故屯之初四。乃子申二字也。山水蒙。內體坎水。外體艮山。卽依純坎之初爻起戊寅。依純艮之四爻起丙戌。故蒙之初四。乃寅戌二字也。附裝卦歌。乾金甲子外壬午。坎水戊寅外戊申。艮土丙辰外丙戌。震木庚子庚午臨。巽木辛丑外辛未。離火己卯己酉尋。坤土乙未外癸丑。兌金丁巳丁亥迎。乾坎艮震四卦爲陽。陽順數。如乾內三爻。起甲子丙寅戊辰。外三爻。起壬午甲申丙戌。餘類推。巽離坤兌四卦爲陰。陰逆數。如巽內三爻。起辛丑己亥丁酉。外三爻。起辛未己巳丁卯。餘類推。按八純卦。惟乾之內外分起甲壬兩干。坤之內外分起乙癸兩干。其餘六子各納一干。內外不易。蓋甲乙爲天一地二。乃天地之始。故乾坤內體之初爻納甲納乙。壬癸爲天九地十。乃天地之終。故乾坤外體之四爻。納壬納癸。以乾坤包天地之始終。故納此四干也。其天地之正中爲天五地六。乃中宮戊己土位。而坎離納之。蓋戊己中運。兼統四行而無專位。坎離中運。兼呈六象而無專迹。有同然也。

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

屯蒙而外。所餘五十八卦。各自分配日期。悉以屯蒙兩象爲例。用其初四而已。不爲究悉也。

古人藉是玩易。益明天道。非不知虛擬取用。亦屬可已也。後人鑿糾纏之失。并不復虛擬矣。要之所說一日之子午卯酉。亦舉宇內有定之時言耳。其實語非死煞。人當活看。有若吾身中靜極陽動。便是活朔旦。活子時。活屯卦之初爻。而用以進火矣。當其陽旺也。便是活卯時。活屯卦之四爻。而用以沐浴矣。只論生與旺以致其功。至其所設之屯初屯四。爲子爲申。與夫蒙之寅戌。一月中之六十卦。直屬寓言。皆可得魚而忘筌。得意以忘言。而又奚事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哉。故倣象成文。依文立詁。而人須善悟也。

立義設刑。當仁施德。

此約三十日之子午卯酉。卽六十卦內外象之初四。而統言其功夫如此也。上言張布爲輿。此言龍馬就駕。夫屯六爻擬陽分六時。蒙六爻擬陰分六時。陰爲義爲刑。陽爲仁爲德。六十卦皆然。此不向卦爻論奇偶。止從所配之前六時後。六時說陰陽也。總之立義則設刑。當仁則施德。謂立於午後六位陰降收斂之時。則當象其刑殺。與爲收斂而歸於靜。斂外藏中。當夫子後六位陽

生發育之時．則須如其德施．與爲發育而善其動．通透三關此卽上文順陰陽節意．而所謂順者．其功盡此二語．

設字施字．亦非着意有爲．不過如詩中歸於靜善其動而已．蓋勿忘勿助．順自然而非任自然也．義是陰分裁割時．故刑削一切．歸於至靜．仁是陽分發生處．故德意旁敷．從而健運．

逆之者凶．順之者吉．

之指陰陽．順斯善．善斯吉．

順便是出言善．吉便是千里應．以逆字鞭緊順字．卽起下分疏．

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

上文設刑施德．卽順中之法令也．按歷行之．惟貴至誠無僞．至專不二．至密非疏．默與神明相接．而事必由日辰而積．

日謂自朔至晦．辰謂子午卯酉．則當謹候焉．審察其一消一息．而與爲和順也．

至誠專密四字．爲順字立標準也．作輟間斷．華僞浮游．何事能成．況神明之德乎．是必至誠無息．則久而有徵．而見爲悠遠博厚高明．此與中庸之旨合．中庸主理．參同主氣．然理氣渾同．未有離理之氣．亦未有離氣之理．參觀互益．自相表裏．

纖芥不正．悔吝爲賊．反面總提

二至改度．乖錯委曲．侷隆冬大暑．盛夏霜雪．分疏陰陽之始

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分疏陰陽之半

蝗蟲湧沸．羣異旁出．嗜欲紛乘．天見其怪．乾位心部

山崩地裂．坤位身部

此承逆之者凶之意而申言之．纖芥、細微也．不正者．違時失中．紛糾漏洩也．悔恨、吝羞、賊害也．二至指身內陰陽之始萌．改度．背違常度．當升不升．當降不降也．寒暑開於二至．故以寒暑反常言．二分指身

內陰陽之交半縱橫妄動不靜謂乘旺而洩不能持盈也漏刻、時節也蝗生衆多其飛蔽天喻嗜慾紛乘也湧沸不寧也旁出偏布也天地二語指我之乾與坤心與腎也蓋運火而或違時則差誤不正而眞胎賊損在我之世界難免崩摧是謂逆之者凶也

二至以下以大天地之事喻吾小天地也按二至子午乃天地之始此四句指吾外一圈乾坤大局二分卯酉乃日月之門此四語指吾裏一圈坎離大用二至爲陰陽始萌卽子午庚申之說下部陽生爲子上部陰降爲午此取喻於宇內之時旦陽生出現爲庚陽極將陰爲甲此取喻於日月交光之方位一如歲事之有冬夏至也二分爲陰陽之交半卽卯酉上下弦之說陽旺爲卯陰旺爲酉卯乃月光之上弦酉乃月光之下弦一如歲事之有春秋分也乘旺云者上下弦時半陰半陽半刑半德所謂刑德臨門也此時乘旺而洩不能持盈便是刑之過死之門若乘旺而培儲蓄至實便是德之厚生之路蝗蟲乃坎離處謬亂見怪乃乾坤處受累

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流殊域

此承順之者吉之意而申言之皇極天心也蓋指玄牝谷神大中極之所也言人能仰體陰陽順其分至而無纖芥不正則是天之孝子矣以其用心之至誠專密自然感動皇極而斂時五福此卽繫傳所謂居室言善出之至近而已遠流於千里外之殊域而無不應也是謂順之者吉也

皇君也大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玄牝谷神大中極此在吾身只有箇中字可說所謂不偏不倚立天下之大本也若欲求之聲臭影響之間則且滯而不靈物而不化而非所謂上天之載矣人當虛其心而善悟可也順其分至謂於乾坤大局處下濟上行此順子午二至也於坎離大用處交光貫注此順卯酉二分也功實相因此書於卦只重乾坤坎離正以重在我身之上下心腎故也於時只重子午卯酉正以乾始於子坤始於午坎離見於卯酉用卦用時皆一意也其餘六十卦十二時不過從中搭配以爲用而已皇極不在身外殊域亦不在身外

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

此總承吉凶二者分其微甚而推本於心造見心爲萬化之主也禍福言其始太平兵革極其終禍招

於不正。福致於和順。意指坎離處之吉凶。乃裏一圈事。太平興而生意蓊蔚。此陽長陰消。而爲福之極也。兵革造而殺氣奔騰。此陰長陽消。而爲禍之極也。意指乾坤處之吉凶。乃外一圈事。要皆由乎心造也。

按首節中國家二字。便指裏一圈之心腎爲家。外一圈之上下部爲國。此處招福致福。意倣家言而謂其裏一圈也。太平兵革。意倣國言而謂其外一圈也。福與太平。吉之類也。禍與兵革。凶之類也。同類而有微甚大小之分。其實吉凶兩項而已。今云四者之來。當是謂乾坤坎離四者之所招來如此。乃皆由乎胸臆耳。然則此四者二字。正與首節四者混沌句照應。皆指乾坤坎離也。

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

此復正言工夫。與前順陰陽節之說。首尾相銜。動靜卽陰陽。陽動而進火。陰靜而退符。奉其四時之繩墨。順宜而有常。則神入氣穴。元神元氣不離。而與氣相得矣。

四時。謂身內二至之子午。二分之卯酉。子午卯酉便是繩墨。大抵言號令。言法令。言繩墨。不外藏器俟時。順陰陽節二語。惟順節。故勿違卦月。而立義設刑。當仁施德。惟藏器。故混沌虛無。而爲徹始終之功。此四句不脫前意。順陰陽節。與藏器俟時二語。若顯淺言之。只是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而已。夫息有陰陽。相依則順其節矣。氣在玄牝器中。相守則神藏是器。而元陽發動之時。可俟而至矣。正不必詫異遠求。

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率

此演前意。判定陰陽。而神氣不相錯亂。乃順宜有常也。斂守五行。而心身不妄動搖。乃與氣相得也。

斷。判定也。涉入。侵越也。判定不相侵越。卽勿違卦月。而立義則設刑。當仁則施德也。五行。謂東魂木。酉魄金。南神火。北精水。中意土也。守界者。收斂不用。各守界隅。謂眼不視。魂在肝。耳不聞。精在腎。舌不聲。神在心。鼻不香。魄在肺。四肢不動。意在脾。卽所謂五氣朝元也。妄盈。用不知節也。妄縮。疲之而至洩漏短少也。

易坎離行周流。屈伸返覆。必

夫而後吾身之內。皆坎離之運行。變化屈伸。返覆於前後三關。周流次舍而生身物也。尾閭。夾脊。泥丸。爲後三關。陽之升而上也。天谷。絳宮。土釜。爲前三關。陰之降而下也。身內配十二次。二十八舍。如大天地然。上文八句。非是無故覆說。正欲趕出此二句耳。有是和順節適之功。方行得坎離升降之道。而獲其益也。

右第二節。發明首節混沌虛無。張布就駕。和御隨從意。

幽潛淪匿。變化于中。章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腔故推消息。坎離沒亡。

承明易行意。夫此坎離大用。周流返覆於玄牝間者。乃神妙不測。無乎不統。而實至虛無象也。語其神明運用。極其幽暗潛藏。沈淪隱匿。非人所得窺測。而自然變化升降於正中玄牝之地。舉一身之萬物。包之囊之。爲其根柢。生生而不窮。而丹道卽以是爲紀綱焉。大抵以其至虛至無。宰制夫有形有象。一如形器之妙用。全不在頑然實處。而在空處也。故推其息也。只有一陽震二陽兌三陽乾之象。如月光於初三日象震。於上弦日象兌。於望日象乾。分初中末。得三五十五數。惟其消也。只有一陰巽二陰艮三陰坤之象。如月光於望後象巽。於下弦象艮。於晦日象坤。陰亦分初中末三節。得三五十五數。息與消無非坎離之用。而實無所爲坎離之象者。則直沒亡而莫指也。其至虛至靈至神至妙如此。

上易字已說坎離大用。此便接說坎離。卻以坎離二字倒裝。用先暗後明法。又不正出。只從講道理中帶出。連以沒亡二字。宜朱子稱其能文古奧。此幽潛八句。正言坎離大用。入無出有。無處不周。見心腎神氣爲一身至要。乾爲上部。坤爲下部。是外一圈事。坎爲腎氣。離爲心神。是裏一圈事。幽暗潛藏。沈淪隱匿。動於自然。運而不竭。初無聲臭可尋。詩所謂上天之載也。變化于中。朱本作升降于中。卽上文屈伸返覆意。惟其返覆屈伸。故有升降。有變化。中字卽規中。乃上部下部之接頭正中處。中無形。何處見。從一身四邊而約之。則有中矣。包囊萬物。所謂沖穆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天下何物不成於坎離。爲道紀綱。謂坎離爲丹道之總要。包囊二

句．卽在幽潛句內．此時固已包囊萬物．而爲道紀綱也．以無制有．無卽其幽匿包囊者．有卽其變化者．以幽匿而成變化．故曰以無制有．器用者空．用老子語．謂一器之運用．其得力全在空虛處．今身內之運用變化．其根柢全在虛無之坎離．亦猶是也．制有二句．承包囊句來．應前變化于中句．坎離乃陰陽兩儀之精髓．以兩儀言之．陽之在左也．始木而終火．離居其盛．而悉統之．及推其陽息陰消之節候．則一陽爲震．二陽爲兌．三陽爲乾．有此三象而已．絕不見有離象．而離無不在也．陰之在右也．始金而終水．坎居其盛而悉統之．乃推其陰息陽消之節候．則一陰爲巽．二陰爲艮．三陰爲坤．有此三象而已．絕不見有坎象．而坎無不在也．沒亡云者．猶土旺四季．無專位．難指名也．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商引驗見效．校度神明．茫推類結字．原理爲證．常

凡此言論．初非苟且造作．憑空生出．乃是引取字內日月之交光．確見神明升降之功效．細爲檢校揆度．而知在我身內之小天地．其爲坎離大用．亦復如此．所以倉頡製此易字．必用日月雙文．合而爲易．無非原本陰陽之理．以爲證據也．

上言身內坎離之大用．若不驗之字內．亦無由明察．故下文乃實指日月示人．而以此六句引入．引驗見效者．引取兩間爲證驗．而實見其然．倉頡窺見陰陽之交易變易者．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結成易字．以日月爲文．

坎戊月精．離己日光．

坎配中宮戊土．而爲月之精華．離配中宮己土．而爲日之光氣．

坎戊離己．納甲之法也．何謂納甲．甲一字包天干十箇字．謂以此天干十箇字．納之於八卦．而與之相配也．其法以甲乙爲天一地二配乾坤．丙丁爲天三地四配艮兌．戊己爲天五地六配坎離．庚辛爲天七地八配震巽．壬癸爲天九地十．仍配乾坤．蓋一始一終．皆天地之事．天數始於一．終於九．地數始於二．終於十．故天一之甲．與天九之壬配乾．而乾爲甲壬．地二之乙．與地十之癸配坤．而坤爲乙癸．至坎離爲天地中交．故配以天五之戊．地六之己．而居中宮也．一三五七九．天之陽數．惟五居中．中故知其爲土．陽故知其爲戊．戊本乾陽之物．今交於坤內而爲坎．故坎內之中爻屬戊．而爲坎戊也．二四六八十．地之陰數．惟六居中．中故爲土．陰故爲己．

己本坤陰之物．今交於乾內而爲離．故離內之中爻屬己．而爲離己也．

日月爲易剛柔相當

日月在天地中宮交易變易．以其陽剛之氣．陰柔之精．兩兩相當．升降往來．而成歲月日時．土旺四季．羅絡始終．章

日月運行於中．便是戊己之土．職居中宮．而分旺於四季．凡歲月日時之始終．皆其包羅籠絡．而無乎不在．

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光

彼宇內之木火金水．春夏秋冬．身內之肝心肺腎．魂神魄精．自黃中而外．乃所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者．何一不稟德中宮．爲戊己坎離日月運用之功．此十句．謂坎離非他．卽日月也．坎離配戊己．則日月亦中宮．戊己物也．觀其交光運用．恒以陽剛之氣．陰柔之精．交易變易．彼此相當．此便是中宮戊己之土．分旺四季．羅絡夫消息之始終．而凡青赤白黑．若四行（木火金水）四時（春夏秋冬）四臟（肝心肺腎）四神（魂神魄精）之各居一方（東南西北）者．皆稟德中宮而爲戊己之功．然則坎離日月．原不列於一方．不主乎一事．而常處乎中宮．以周行於四方者．宜其包囊萬物．消息無象．而見爲沒亡也．中宮之運用．顧不重哉．通節謂吾言易行周流．屈伸返覆．易卽坎離．卽日月．乃是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宮者．惟其幽潛淪匿．故包囊萬物．惟其變化於中宮．故以無制有．由是但見其一消一息．而無坎離之象．居中故也．此乃校度乎日月．而實

見其爲易者如是所以古人結此易字亦必以日月爲文蓋坎離日月實配中宮戊己之土常居至中統御四方而四方皆其功豈非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宮者乎而安得不以中爲要乎

結字二字跟上易字來中宮二字應上變化于中之中字從易出坎離從坎離之戊己出日月此節既露日月字故下文兩節皆就日月交光處細分一月節度以爲火候法此節曰爲道紀綱丹道之根本也下節曰爲道規矩丹道之法度也無非校度神明而取則乎日月按日體交光其二陽三陰之象時過即變更迭無窮而日月坎離終古恒存則其爲沒亡者實不沒亡要惟正位中宮故耳

右第三節發明易行周流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章

陽光消盡坎離合體日光下注月魄之中宮此在天晦朔之時會合符契而行乎中也收視返聽心息相依神光下注玄牝之中宮此在人晦朔之時會合符契而行乎中也

混沌鴻濛牝牡相從

前光已盡後光未生滾同混合茫昧昏冥而太陽之牡與太陰之牝相從於一處

滋液潤澤施化流通湯

滋液謂精氣乃潤澤之物太陽以牡而施之太陰以牝而化之于是彼此流通而各得其精氣之用此卽陽稟陰受雄雌相須須以造化精氣乃舒之義

天地神靈不可度量

其所以施化流通之故乃上天下地神靈自爾有莫測其然者卽不可畫圖意

利用安身。隱形而藏。

此說到人身結住上文。言惟日月之晦朔如此。所以吾人用功。宜用安靜。隱匿潛藏。寂然收斂其五官之用。而惟靜注于玄關。以法其晦朔焉。此卽四者混沌徑入虛無之謂。上十句。謂日月旣居中宮。統御四方。而其交光於一月者。必始於晦朔。晦朔則二十四時之間。初合符。中混沌。末施化。精氣也。而神靈寓焉。此其所以行乎中宮者。聲臭俱無。睹聞不及。孰得而度量。蓋儲蓄其交光之本。以爲後此一息上半月。一消下半月。之源也。是以取則者。最宜斂外收視返聽。歸中神注玄關。以靜潛藏。以俟元陽之動。

合符行中者。會合一處。乃得流行於月之中宮。日以中陰與月。月以中陽與日。交接混沌。而一施一化。皆於是時。此則其陰精陽氣所爲。而神爲兩在之物。精氣在是。則神亦在是。所以妙乎精氣者。故接曰天地神靈。可知天地亦只精氣神而已。大抵此十句是內養家所重。以下息之象三。消之象三。特言其運用處耳。

始于東北箕斗之鄉。

其合符而爲一月運行之始也。隨日出沒于地之東北。箕與斗乃天度東北接頭處。借以言地之東北。非便指箕斗而以爲在是也。

可見其立言處不可爲典要。不過四面取意而已。

旋而右轉。嘔輸吐萌。芒

合日之後。積漸自西向東。此月體之右轉。又其光隨日在西而漸下。此月光之右轉。均右轉也。自初一初二至初三月之離日已積三十餘度。其光漸自西下。人在地面。乃見一線之光。較之晦朔時。便已嘔

出輪廓。吐出萌芽。
潛潭見象。發散精光。

於是舉向之潛藏深潭而不現者。漸現六象。上半月震兌乾。下半月巽艮坤。發散其所受。精華光采。輔助離明。以上六句爲下文緣起。

精卽坎戊月精之精。光卽離己日光之光。光者何。氣之盛也。精光卽精氣。須知精氣不相離。可分言亦可合言。

昴畢之上。震☳出爲徵。常　陽氣造端。☳☲初九潛龍。茫

昴畢。天之西方。借言地面西方庚地。非直指昴畢也。當初二初三。于日將落時。月在西南庚地。其陽光始生。有三畫卦之震象。是卽震出以爲陽光之徵驗。惟此陽光之氣。創造端倪。便是重乾之初九。龍生而尙潛也。　其法以一月分爲六節。節各五日。此其第一也。蓋自初一至初五。積五日六十時爲一節。乃今歷中一候之說。時歷六十甲子一周。自可爲一候一節。　皆此一陽爻所管。故象之以震。然一爻又分初中末三段。以二十時爲初段。二十時爲中段。二十時爲末段。初則陽光雖息而未形。末則陽光已著而浸盛。而中則造端而方露也。以其陽光之屬陽也。故於六象震兌乾巽艮坤。外復以重乾六爻紀之。則此固乾之初九。乃乾用九而流於第一虛位者。言此以明身內玄關。承靜極之後。而元陽初動也。以下六象。悉以是推之。

後文有三日月出庚。乃第一節之正中。蓋在中二十時內。故生明不必第三日。言三日。約舉其中也。此所以又有兩日半三十時之分。

陽以三立。陰以八通。湯　三日震☳動。八日兌☱行。杭　☲☰九二見龍。和平有明。茫

陽生子位。自子丑至寅。三陽出地而始立。是陽生於一而立於三。後文以寅爲陽祖卽此意。夏時歲首建寅。寅乃立春。爲顯然發育之始。蓋陽者圓。圓者徑一圍三。假未至於三。則圓必有所缺。而陽亦未爲成立之時矣。故曰陽以三立。陰始丑位。自丑至申。得八位而陰始通。是陰生於二。成於四。而通於八。後文以申爲陰祖卽此意。夏時申乃立秋。爲顯然肅殺之始。蓋陰者方。方者四。四正必有四隅。是則八矣。假未至於八。則方必有缺。而陰亦未爲通達之時。故曰陰以八通。惟其陽以三立。則月至三日。正陽立之時。故有震象。而見一陽之動。動則立矣。惟其陰以八通。則月至八日。乃陰通之時。故陽來偶陰。平分各半。有兌之象。而見二陽之行。行則陰陽得配而陰通矣。夫其兌象如是。要卽重乾之九二。乃乾用九而流於第二虛位者。此時龍現得中。陰陽適均。極其和平而有明也。此月節六之第二也。

初六至初十。此五日六十時爲第二節。而初八上弦。乃第二節之正中。蓋在中二十時也。陽以三立。故一三而陽生。三三而陽自上弦而始盛。五三而陽盈。正得陽之十五本數。所以上半月乃十五日。陰以八通。故一八而陰得偶。二八而陰自既望而生魄。三八而陰由下弦而始盛。至四八而又爲第二月之二日。乃陽中生陰時矣。陰自前月之初二起。至後月之初一止。正得陰之三十本數。而以其對偶之體而對折之。卻只十五數。所以下半月亦只十五日也。何謂陽之本數十五。蓋積一三五七九得二十五數。其間三與七。陽居陰位。不全爲陽。故除去不算。止得一五九。乃十五爲眞陽數也。何謂陰之本數三十。蓋積二四六八十正得三十。凡陰以偶爲體。故從而折半。只得十五爲眞陰數。以配陽也。陽以一爲一。從乎奇也。陰以二爲一。從乎偶也。故其本數雖三十。而實則十五也。又陽除陰位之三七不算。至陰則不除陽位之二六八。蓋陰不能離陽獨立也。

三五德就乾三體乃成。常 ☰☰九三夕惕虩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

第三節之五日。於其節終時。正合陽數之三五十五。而陽德豐盈圓滿成就時。則三陽具足。乃成乾象。而於重乾爲九三。蓋乾之用九而流於第三虛位者。當夫日斜而夕盛滿將過。所宜惕若。自此以後虩

折神符。盛極而漸變爲衰。及其終也。復還於混沌鴻濛之初。是乃陽息陰消之接頭處。爲陰陽之大關鍵也。此月節六之第三歷乎震兌乾。以符重乾之內三象。而所爲息者。至此焉極。其後則消矣。

夕惕二句。又爲消處三象作緣起。卽回顧晦朔二字。神符。猶言神應。謂月上陽光。乃神靈之符信。而應乎外者。虧折二字。以人事言之。有不知止足。不能持盈。遂致虧折者。此死而不復之道也。有以知止持盈。而收斂藏密。法天道之虧折者。此生生不絕之道也。均之處虧折之時。而聚散不同。死生各異。聖賢所以退藏於密。謙約而不縱肆也。此處虧折。出於天道。乃其自然如此。正是好處所宜法者。故後文於消之三象。曰固濟操持。曰典守弦期。曰結括終始。均收斂也。意每拳拳於是。合此十五日。得一百八十時。乃陽進之時。分初中末三節。各因其陽長之象。配以震兌乾。而又以其皆陽之事也。配以重乾之內三象。陰陽無停機。故於第三象內卽言其變革。而以還初爲說。初指晦朔。還初乃其所特重。惟還初而後有後月之生息。

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

望後五日六十時爲第四節。則消之候也。還初之始也。陽光始虧。一陰浸長。有巽之象焉。巽承生息之統緒而繼其後。自宜固濟操持。完固救濟。操守愼持。陰性收斂。故以爲說。乃其事中之特重者。此在重乾爲外象之九四。乃乾之用九而流於第四虛位者。如其或躍而進。而不在淵而退。則其道危矣。言此乃緊要之時。意主於固濟操持也。

一陰已生。而復以重乾之九四配之。何也。此但就陽一邊論。則已過半。而位處於第四。時方變革。正當斂陽就陰。離動趨靜。而體夫巽象之時。

艮☶主進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希

中浣後五日六十時爲第五節。陽光退半。一陰漸長。有艮之象焉。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艮主進止。不得逾失其時。當夫二十三日。乃五節之正中。爲下弦之期。于此

最宜典守．蓋陽光至是各半適均．配以重乾之九五．則如龍飛至高之天位．得中而可喜也．

典守二字重．即其固濟操持者．典守而弗失．使之無時不固濟．無時不操持．然後繼以結括終始．看其初中末三處．下字各有分寸．

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

月終六十時乃第六節之五日．故云六五．朱子疑是廿五二字．然意既可通．宜仍舊文．陽光盡斂．三陰用事．有坤之象焉．坤承五象之後．收結總括．終此一月．而又始之．以其純陰者．韞養衆子．世世爲同類之母．而孕育焉．則即重乾之上九．龍居亢極．而陰陽交戰于空曠之野也．

韞．藏也．養．育也．衆子．震兌巽艮也．此坤本是坎離呈象之坤．然既已爲坤．則坤承乾氣．還養坎離．而并包坎離內之震兌巽艮．然則六子皆在韞養之中．固不止震兌巽艮也．大造以三十年爲一世．月即以三十日爲一世．故曰世．陰乃坤配．六子坤生．皆同類．故曰類．乾大始．坤大生．後月之六象．又自此坤孕育．故曰母．於純陰之際．就陽一邊論．則已用極不留．有龍居亢極之象．此時陰欲滅陽而陽不服．陽欲復生而陰已盛．有陰陽交戰之象．然皆在聲臭外．冥漠中．故曰戰德於空曠之野．戰德者．陽有陽之德．陰有陰之德．各挾其德以相戰也．陰盛已極．再無去處．有以開陽之路．陽微已極．再無可待．有以乘陰之極．故戰．按兌居第二節之中．乃月光上弦．陽來乘陰．平分各半之時．而配以乾之九二．亦正是陽居陰位．而得中於內．與上弦時無異．艮居第五節之中．乃月光下弦．陰來從陽．平分各半之時．而配以乾之九五．又畢竟是陽履陽位．而得中於外．與下弦時無異．上半月爲內．陽初起也．配乾內卦．下半月爲外．陽已過也．配乾外卦．月六節者．月之六爻也．當其未來．便爲六虛．謂雖有其節．而光實未加．又隱有其節．而漸待光加．則固虛而未實也．月論陰陽．則正月乾．二月坤．三月仍乾．兩兩相配．然此處只以乾配一月．以言其月光之上下．所以配乾者．只論月光．月光乃日之陽．故配乾．以言其陽之進退．而於月亦可以測識日體之陽．其進退亦猶是也．蓋日陽之消長不可見．自可因月而見也．

用九翩翩．爲遁丹道．規矩陽數已訖．三五而盛．三五而衰．數終三十．皆在陽一邊論．訖則復起．區上聲．推情度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睹．故無常位．爲易宗祖．

于是總上六節而以其所配重乾六位者斷之謂此用九于六位即用光於六節而陽光一息一消固已翩翩然從容來去正爲丹道可循之規矩也歸之於己方知言日月處言心腎也程子曰纔明彼即曉此循其息而於吾元陽發現後升自尾閭歷後三關而至于天谷尾閭夾脊天谷此後三關配震兌乾便是上半月之三節月以上半月爲陽爲內人以後面脊膂爲陽爲內循其消而降自泥丸歷前三關而歸于土釜泥丸應谷土釜此前三關配巽艮坤便是下半月之三節月以下半月爲陰爲外人以肚腹前面爲陰爲外於此而混沌虛無以孕後此之元陽所爲陽數已訖訖則復起者此也陽數發動處爲情其靜存處爲性由情歸性又韞其情而將發由動歸靜又育其動而將萌是推而合之展轉相與眞如循環璇璣之運轉一升一降一上一下無非坎離之精氣周流於六位即六節之間而實則不見其聲臭難可察睹故坎離無常位而交易變易莫不以之爲宗祖焉吾前言坎離沒亡正以其無常位而絕不見有坎離之象故也又歸重坎離而以爲皆中宮戊己戊己即坎離蓋坎離日月爲易宗祖與前易行周流句兩易字前後相照前從易說出坎離此從坎離撇歸易總見易之主腦在坎離之功亦正以其爲易道之宗祖故也

右第四節言一月運行之火候有是六則蓋取象于月光者然也

朔早爲復☷☳陽氣始通湯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

此下又分一月爲十二節節各兩日半三十時象以十二辟君卦即借一歲所配之卦名律名辰名字樣推演火候初一子至初三巳歷三十時爲第一節時歷三十已如一月之三十日自可爲一節有復象焉猶歲一世之三十年子月一陽之氣始通其陽氣萌芽正在出入之間翩翩然從容游衍初無疾遽之時可見其微茫鬪湊而以微剛者立後

來之表準。于律則黃鍾。于斗柄則建子。蓋陽氣之朕兆。漸漸滋生彰著。便覺柔和之煖氣。纖微嫩輭。播施於黎蒸。而一身之民物。漸荷薰蒸。得復其故常也。

得常句。總冒下六節。卦之爲復。律之爲黃鍾。辰之爲子。惟此條正出字面。以後搭配成文。不皆正出。

臨䷒鑪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

初三午至初五亥。歷三十時爲第二節。有臨象焉。猶歲丑月二陽臨鑪。天以宇內爲鑪。人以身內爲鑪。鑪。言蓄火化物處。施此科條。二陽則額開闢玄路。端正陽光。其光耀較前漸進。如日晷之增益其長。于斗柄則建丑。于律則大呂。收結三冬之事。正自最低極下之處。漸漸昂起而上升也。蓋元陽自尾閭極下處生發。當就下結。其時用工正低。過此漸仰以隨化機矣。

仰心成泰䷊剛柔並隆。郎陰陽交接。小往大來。離輻輳于寅。運而趨時。

初六子至初八巳。歷三十時爲第三節。有泰象焉。猶歲正月仰以成泰者。乃未成而將成。有漸及意。惟其自低而昂。故歷此而仰焉。以漸成泰象也。仰字從昂字來剛柔並隆者。陽剛勢進。與柔並盛。預言其勢然也。陰陽交接。小往大來。乃寅卯二位兩界中事。而此預言於寅位者。蓋既以三陽泰象爲配。陽有奮迅發越之氣。其事固已攢簇。如輻之輳合而運行以趨於是也。本文。時、是也。指寅。陰陽交接。陳顯微曰。精水上騰而欲降。神火下仰而欲升。正謂身內也。小將往。大將來。于律爲太簇。于斗柄爲建寅。

以月光驗之。至初八之低。乃是平分之時。而以歲功言之。春分又值二月之中。似乎不合。要之寅卯二位均屬木。須通看。彼卯位之氣候。固亦自初八之後六時起也。何可不通看而爲之膠柱刻舟乎。自子丑而下。皆當兩兩合

看・而又細分之可也・蓋其用兩日半者・原非截然不相交涉之事・　借輻輳字・寓太簇・

漸歷大壯。三三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

初八午至初十亥。歷三十時爲第四節。有大壯象焉。猶歲二月漸歷者因上而來。又見無乎非漸也。由三陽漸及四陽。陽已過半。則大者壯矣。此說後十五時・其前十五時・已於寅位附說・陽既壯盛。氣甚豪俠。方且陳列於東卯日出之門矣。夫物乘陽旺。宜無不生。而尙有榆莢之墮落。應星光之至曉而隱。曉正卯時・星至卯隱・榆至卯落・良以此時半陽半陰。半德半刑。其陽德固能生。其陰刑亦能殺。可不愼歟。觀其彼此相負。不相上下。而晝陽夜陰。亦因之分半適均。此又說前十五時・要亦大槩說去・不必泥・　柰何不收斂潛藏。還歸本根。以防其旺逸乎。謂至此功宜沐浴。沐浴者。洗心藏密也。于斗柄建卯于律則爲夾鍾。

借俠旁夾字・寓夾鍾・

夬三三陰以退。陽升而前。秦　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十一子至十三巳。歷三十時爲第五節。有夬象焉。猶歲三月五陽盛長。決去陰柔。陰退陽升。於律爲姑洗。於斗柄爲建辰。卽就洗字辰字生意。謂其決陰也。如禽浴水。洗濯其羽翮。而振動搜索。力去宿塵。喻陰將奮冲天之舉。而至於乾健盛明也。

獸陰禽陽・故以禽爲說・洗字寓姑洗・又借振旁之辰字寓辰・

乾三三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于巳。中而相干。根

十三午至十五亥歷三十時爲第六節有乾象焉猶歲四月六陽具足盛滿光明廣及吾身四大於斗柄爲建巳而陽極將終於律爲中呂而陰且潛伏於此中隱相干犯矣君子所當憂盛危明也以上六節陽生之候復臨泰之內象與壯夬乾之外象止是三畫卦之震兌乾無坎離正坎離之呈象其泰以前坤尙用事故外象不離坤壯以後乾乃用事故內象盡屬乾見皆乾坤事也

中字寓中呂·干謂陰氣將生·隱相干犯·

姤䷫始紀緒履霜最先莘井底寒泉午爲蒸賓賓伏于陰陰爲主人

十六子至十八巳歷三十時爲第七節有姤象焉猶歲五月始紀乎陰之序而兆其端正如履霜者馴致堅冰之將至是宜謹之於最先也蓋其時井底寒泉一陰已生於下而斗柄則建午於律爲蒸賓誠以陰柔主事而陽乃賓伏可不兢兢戒之而有事退斂哉

陰爲主人·乃重喝警醒之辭·見前六節皆陽爲主·而至是則陰主矣·陰主於內·則陽賓於外·而伏於陰矣·

遯䷠世去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

十八午至二十亥歷三十時爲第八節有遯象焉猶歲六月二陰浸長勢已莫遏勿戀世紛勿貪名位遯而去之收斂精神懷藏道德以靜俟還時則方栖息昧冥而勿爲皎皎謂凝神氣穴也

借昧字右體寓未字·棲字木旁與未字合·而擬林以寓林鍾之律·

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沒陽姓名

廿一子至廿三巳歷三十時爲第九節有否象焉。猶歲七月三陰漸進上下不交氣窒罔通萌芽奚自于斗柄爲建申于律爲夷則但見陽屈於陰伸而受其夷傷有不淪沒其姓名者乎。姓言其所由生・名言其名陽也・陽生於寅・寅申對冲・則沒其姓名矣・伸字右體寅申・沒姓名句寓夷則・

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形薺麥芽蘖因冒以生。

廿三午至廿五亥歷三十時爲第十節有觀象焉。猶歲八月方其四陰未進陰陽暫得對峙權之而輕重適均量之而多寡悉敵。前十五時過此則四陰二陽權有低昂量分饒乏不能和矣。後十五時此仲秋西位之情也觀而察之則於其始也衰陽方半銳陰亦半彼此尚堪匹配而暫得其和和之所鍾便能肩任畜養發其微稚而榮及老枯是以薺與麥之生率皆因其氣冒其和以芽蘖於此時也。前十五時究之時不能久旋卽四陰而衰陽倏退。後十五時是陰旺於酉功宜沐浴洗心藏密也。任畜四句・正見收斂中猶有不盡收斂・而冒焉生發之處・使人忽不及持・所宜鑒此而加謹也・仲秋伏酉字・任字本謂肩任・卻隱帶南呂・朱子曰・任卽南・按南有任音・詩燕燕凱風南與心叶可知・此又以同音伏南字・

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旣竭亡失至神。

廿六子至廿八巳歷三十時爲第十一節有剝象焉。猶歲九月五陰競進剝爛陽之肢體消滅陽之形貌。九五當心・上九爲首・剝及其首・則肢體形貌・皆爲所消爍矣・生化之氣已竭而陽神之至尊至貴者旋且逃亡喪失蓋月上陽光將盡卽宇內與人身之陽氣隱匿時也於支爲戌於律爲無射。蛤蚌之類・應月肥瘠・觀此陰類之易見者・便可知其難見之處・凡陰類易見・則以陰常承受陽之去來・故特著明也・地道舒慘・物類榮枯・月魄明暗・女子姅變・皆以陰靜而徵陽動・而陽可知矣・亡失者・斂而至於無・若亡

若失也・肢卽映支・謂十二地支將盡也・滅卽帶戌・去水去火・便是戌字・亡卽無・帶入無射・

道窮則返歸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荀玄幽遠眇隔閡相連　應度育種陰陽之原寥廓恍惚莫知其端丁先迷失軌後爲主君　㥯

廿八午至二十亥歷三十時爲第十二節有坤象焉　猶歲十月蓋陽之道自姤遯以來日卽於消至此窮而返本仍歸坤元惟當靜體六陰之柔順以地承天受天宣布則此中之玄幽遠渺雖若隔上下礙彼此而至虛之神罔不連貫妙應陰極陽生之節度而孕育其眞種是乃後此胚胎陰陽之原至其陽生之景象寥廓恍惚莫知其端要之止宜後不宜先倡先首動則迷失柔順之軌居後處靜乃得陽之主也於斗柄爲建亥於律爲應鍾　以上六節陰生之候姤遯否之內象與觀剝坤之外象止是三畫卦之巽艮坤無坎離正坎離之呈象其否以前乾尙用事故外象不離乾觀以後坤乃用事故內象盡屬坤

又見皆乾坤事也

主字・與陰爲主人之主相對・閡字內帶亥字・應度句帶應鍾・十二卦律辰名・惟復姤兩卦正出・見陰陽之始之重也・其餘或旁帶・或借以抒意・活潑不拘・想見胸中浩落・超忽能文・不過借以比擬依託・故其辭彷彿圓通・爲此道者・所宜潛符暗契・不爲沾滯・是乃身中火候之法也・

無平不陂道之自然壬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連環　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此統論陰陽之流轉也兩弦陰陽平過此則相勝而偏陂乃天道之自然是以時時變易更互盛衰時時消息彼此相因當夫坤終復又更始如循連環終古不息吾之元神眞宰之爲身內帝王者法此而

承天治理。有不久存者乎。蓋惟循環所以長久。大抵未盛而養至於盛。既盛而收斂其精華。主於陰靜。不使洩漏。以待後此之陽生。如月光之一長一消。而嬗諸後月。此其功之至要。

右第五節。言一月運行之火候。又有是十二節。蓋取象於歲功者。然而於一歲亦猶是也。

言六節者。重交光也。言十二節者。重斗柄也。元陽升降於中。謂之交光。彷乎月也。心目運行於內。謂之斗柄。彷乎周天之旋轉也。意中於元陽既生之時。按行六節。而升降於前後三關。則有日月之交光矣。按行十二節。而心目旋轉於十二次舍。則仰符乎周天之運行。而一如天歲月之周流矣。以小天地而行大天地之事。其所用者意而已。意無時不可以周流。若彼宇內之時日。自屬大天地之事。行之於小天地中。不可不識。究亦彷之以行。又何必爲時日之膠執哉。平時演習。亦不妨以意空行。顧必待元陽生後。與之扶同運行。方是眞正交光之六節。眞正周天之十二節。謂其有是氣以滋益身心。始乃積厚流光。不至於落空也。總在人之活潑用意。參悟天地。反之心身。而無所拘滯。乃爲得之。以上兩節。將月光歲功。細分在前。故下文以管括四句。頂承收結。乃倒裝法。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補要道魁柄統化綱紐。女

此承上兩節言月光歲功。皆當體之吾身小天地中。依以爲節也。御治也。御政、用功也。言用功之初。舍舊圖新。懲忿窒慾。如鼎之傾否取新。革之變易去故。于是管束一身。結括諸竅。其以元神注下。極其精微細密。蓋即戒懼愼獨。不起纖毫蔽累。而收攝元氣。堅固不洩。如玄冬月晦時也。夫吾神既無蔽累。自然開朗舒徐。得元陽之至寶。而運布升降於一身。愈微密則愈開舒。愈收斂則愈發達。理固然也。然其運布火候之機關。貴體斗杓之運轉。在天地以北斗爲魁柄。在吾身以心目爲魁柄。惟此心目之爲魁柄者。乃統率變化之綱紐。而爲道之至要。不可忽也。

管括微密。便如下半月光華就斂。開舒布寶。便如上半月光彩日新。二語點明前面六節內事。魁柄二語。點明前面十二節內事。魁乃斗之四星柄。其前三星。所謂罡者是也。柄在天之辰宮。隨月而異其建。其所建則地盤之十

二宮也．以天盤之辰左旋．而加於地盤之子．則冬至．又歷三位．加於地盤之寅則立春．

爻象內動吉凶外起．區上聲．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倘四七乖戾．諺音移離別也．離俯仰．其運於身內．而以魁柄爲綱紐也．更不可不管括微密．夫後三關乃陽位之震兌乾．前三關乃陰位之巽艮坤．又從而兩之．則後升者六位．爲復臨泰壯夬乾．前降者六位．爲姤遯否觀剝坤．皆吾身之爻象也．動於內而循其序．則和順而吉．吉至於吾身太平．失其序則亢戾而凶．凶至於吾身兵革．良以身內之五星．精神魂魄．其隨魁柄而運者．或錯或順．卽應其錯順之時而有所感動．如影響相隨也．如其四方之七宿．或涉乖戾．必至改移其常．違離其位而升降失度矣．俯仰卽升降．此蓋反言之．以見管括魁柄爲至要．而起下文文昌台輔之說也．

四七．四方之七宿．本言魁柄而及七宿者．因魁柄指處之星爲角．乃二十八宿起頭處．故時變語以成文耳．四七乖戾．卽魁柄運疾不中．

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于斯時也．主管其事者．文昌台輔也．可不統錄其遺、詰責其誤．而使一身之百官有司．各典所部乎．蓋以天象之文昌．喻文明之心．卽以微垣之台輔．喻佐理之心．謂此時當以文明之心．總統收錄其事．從而燮理陰陽．而以佐理之心．詰責謬誤．使衆職就理也．百官有司．謂耳目口三寶．以及百節萬神．各典所部者．典守其部屬．陳顯微云．衆卦火符．有定位之卦．上乾下坤．心離腎坎是也．有流行之卦．運火而有震兌乾等是也．不失其度．則萬化流通．而聖胎增長．在一心所感而已．然則推原其始．而知存長之緒．如上半月．要歸其終．而識消亡之緒．如下半月．爲

所急也。顯微云。金火二物。互相存亡於晦朔之間。

文昌二句。謂統錄者文昌。詰責者台輔。文昌與台輔。統錄與詰責。本屬平對。而顚倒出之。其行文錯綜如此。

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

倘其不然。或土數多而分兩違。斯居中爲君者。驕佚亢滿而違消息之道。指意或水銖不定。斯在下之臣。邪僻奸佞而不順所行之軌。指精氣。必致弦望盈縮。因其乖違而變爲凶咎矣。如是則執法星名指心之官。掌其刺譏之權。從而詰責過誤。有不貽主謂意者乎。

陳云。分兩盈縮。不當責火。過在土也。金碧經云。非火之咎。讁責于土。按土謂意。凡助長遺忘。皆意所爲。意卽心之所發。故號君主。分兩卽時刻也。

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心君中正。任其自然。如登明堂。政成國理。

布政御政。首尾照應。中間文昌台輔。百官有司。君臣明堂等字。俱照御政。

右第六節。總括初終。凡其爲功於乾坤坎離者。不外於和順陰陽。以結首節之意。

古文周易參同契註卷二

中篇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勤審思後末。當慮其先。莘

涵養保全其生生之性。延長緜遠其稟受之命。而退卻展開其定限之期。此固於有生之後。末路之時。詳審思惟。將致其功也。而實則當慮其先。先者。最初也。大本也。性之虛無。命之升降之始也。蓋天地虛靈之理氣。自人稟之爲性。自天令之爲命。人能取則於性命之先。保其虛無。順其升降。乃其養之延之之法。故首揭先之。而下卽歷言其先。以見後末之功。不外於是。

上篇以天明人。故首從天說。中篇以人合天。故首從人說。後則非最初矣。末則非大本矣。從後之非最初者。而慮其最初。則知性本虛無。而養不外是。從末之非大本者。而慮其大本。則知命必升降。而延豈逾茲。中庸天命之謂性。蓋以氣始爲命。以所賦之理爲性。固是同時。而命在性先。參同以虛無爲性。以氣始爲命。亦是同來。而性在命先。故其言所得虛無之性在心。而以氣始之命。在正中之玄牝。有性在天邊。命沈海底之說。要之中庸從實處說來。猶之言陽祖於寅。卽其可見者言也。而未發之中。未嘗不虛。參同從虛處說來。探其不可見者言也。而太極以後。未嘗不實。明其立言之旨。自可參觀。此爲節中之首段。說出性命二字以發端也。

人所秉軀。體本一無。

此下實指其先之當慮者。謂人所秉受於天以成軀體者。五官五藏。四肢百骸。居然實有之物。顧其先之立體者。則原本於至一至無。寂寥空洞。于何影響。于何朕兆。

一卽不貳之謂．無卽費隱之隱．顧隱字說得圓．無字說得板．一無者．太極也．乃性所自來．按前性字說．

元精雲布．因氣託初．

乃忽焉天地之元精．因依元氣之至而託其初．然後如雲物之倏布空中．而兆其基焉．

元精非他．卽元氣之積厚而精英者．是必元氣先至．而後元精副焉．今所以先言元精者．體由成也．溯言元氣者．精由積也．至氣之動於至靜．而探其何以倏然而至．此不得而畫圖．而原本於一無也．元精因乎氣機．而氣機初動．乃命所由成．是卽天地之由性而之乎情之時．故下文不言命而言情．情卽指命言也．此二句按前命字說．中庸所說未發之性．已發之情．是靠人心之動靜說．此言性情．是靠氣機之動靜說．謂天地與人物交關而爲命始者．乃其情也．易所謂天地之情是也．蓋又在前一層言之．雲字摹擬元精極善．蓋雲從氣結．原不止氣．乃氣之濃厚爲精．而飛騰徧布．將變爲雨者．是雲者精類．固亦因氣託初之物．觀氣精之合而成雲．自可悟身內之元精．

陰陽爲度．魂魄所居．

是時精則陰氣則陽．止此陰精陽氣．爲生物之權度．而陽氣之靈曰魂．陰精之靈曰魄．實居軀體之中．

陽神曰魂．陰神月魄．

夫陽之神爲魂．乃身之日也．其陽光顯著．與天日同理．陰之神爲魄．乃身之月也．其陰體交光．與天月同理．蓋日月乃在天之魂魄．而魂魄則在人之日月也．

按精氣神之神．乃在我之全神．是必陰陽和會．魂魄交併．而神以全．故分之有精氣神三者．而合之則一．若就陰陽開說．則亦各自有神．而得分爲魂魄．是亦合中見分．欲其明也．故下文卽有互宅之語．　魂爲氣之靈．魄爲精之靈．元神爲精氣和會之靈．鎭常主宰乎心者．元神也．分布運用乎身者．魂魄也．魂魄視精氣盛衰．元神同此生來去．

魂之與魄．互爲室宅．

而魂之與魄．又非各自獨居．乃互爲室宅．交相藏注者也．觀乎內之日月．日中有烏．月中有兔．本體彼此

交光而不已。大用觀身內之魂魄。心有陰精。腎有陽氣。本體彼此互輸而交濟。大用此卽坎離中交互宅之義。固未嘗離散而孤行也。

日烏月兎。非眞有是形也。因卯酉之陰陽互交。而以卯酉所像之物爲言耳。魂魄互宅。人所以生。離則魂升魄降。陰陽之氣機已竭。而萬體瓦裂矣。互宅如眸子之清明。乃魄之靈也。其運而視。則魂之靈也。未嘗不相依於一處。故曰互宅。凡靜而含靈者魄。動而運靈者魂。

性主處內。立置鄞鄂。

是時所本一無之太極爲性。渾然于上部曰魂之中。空洞虛無。靜處于內。上部爲內以立置心之鄞鄂焉。

鄞音銀。鄞鄂。猶言根柢二字。較城郭字樣輕清。故用以言無形之性。鄞垠同音。垠爲界限。鄂萼同音。萼爲花蒂。又詩常棣鄂不韡韡古註。以鄂爲藥。朱註鄂然外見之貌。大抵此二字。不過彷彿其界限根柢。而爲言耳。心爲離。離以乾陽之體。中有坤陰。得陰陽會合之全精而神在焉。所謂陽神日魂。而參以互宅之陰者。此際之神明。實貯虛無之性。故曰性主處內。

情主營外。築垣城郭。

所因託初之氣機。緣其動而爲命。而動卽天地之情。故但言情以見命也。是時機發於下部月魄之間。升降往來。營運於外。下部爲外而成此軀體。如築垣於基址之上。大建城郭以護持內府也。

天地如何命令。恃氣機之動耳。氣機之動。非天地之情而何。故情卽命也。喜怒哀樂。發於事物。此人之情。元亨利貞。動於氣機。此天之情。情動於氣。無息不交。卽是命之健運而生萬物者。故性虛而命實。中庸天命之命。指其隨氣帶來之理。謂所命之理也。靠理一邊說。此處延命之命。指其氣機之動。謂所命之氣。只靠氣一邊說。故中庸說向性道。而此則接言魂魄。城郭。猶言框檔。謂有形之軀體。腎爲坎。坎以坤陰之體。得陰陽會合之全氣而神在焉。所謂陰神月魄。而參以互宅之陽者。此際之靈妙。實開氣機之命。故曰情主營外。

城郭完全。人物乃安。

迨軀體之爲城郭者。鞏固完全。而身內之人物。精氣神。宜骸藏腑。有不奠定綏安者乎。

繳歸秉軀二字。按人所秉軀體本一無。言夫性也。元精雲布。因氣託初。言夫命也。以下六語。申言命之精氣。而陰陽爲度。魂魄所居。言其合。陽神曰魂。陰神月魄。言其分。魂之與魄。互爲室宅。又言其合。至性主處內。立置鄽鄂。承頂前之言性者。情主營外。築垣城郭。承頂前之言命者。亦屬分言。而城郭完全。人物乃安。則又合言也。此爲節中之次段。大概言性命成軀事。一無句。先言性始。天之太極也。託初句。次言命始。天之氣機也。緊接陰陽下六句。總從命處言。其分合而成者。爲氣之所就。而尚未涉乎形質。至性主處內。頂一無句說來。情主營外。頂託初句說來。其鄽鄂城郭。乃漸及於形質。而人物則通頂一身之有無者而言也。

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此復申言之。爰于也。斯指氣之託初也。情天地之情。氣機初動而發於自然者是也。合貪戀配合也。乾坤天地也。父母也。吾身之上下部也。言乾坤而無不該也。謂於此託初之時。氣機初動。是乃乾陽坤陰。彼此情投。兩相戀合時也。

情合乾坤。謂乾坤情合。句法倒裝。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

既合而動於坤中。徑行直遂。必至氣以旋動而宣布。精以動極而發洩。

動自屬乾陽之事也。乾陽之動。未有不直者。觀精氣二字均屬於乾。可知陰陽互藏之理。而下文坤內不言精氣。非無精氣也。蓋坤之精氣。止爲乾之所用。故不復言。其實坤之靜翕舍廬處。皆其精氣所爲也。

坤靜而翕。爲道舍廬。

坤與乾合。情非不動。而動中自靜。蓋坎陷有待。其情專確。止於翕受乾陽之精氣。而自處於靜。迨既已翕受。則坤之精氣。與乾之精氣。混合爲一。而此時陽神之魂。陰神之魄。倏焉已兆其胚胎。而由是漸長

於坤。豈非爲道舍廬乎。

道者。以一已乾坤言之爲丹道。以彼此乾坤言之爲生道。丹道用逆。升降於一身。生道用順。流行於坤土。其理一也。舍廬者。安插生活之所。猶之傳舍寄廬也。

剛施而退柔化而滋。

乾剛施行其精氣於坤。而剛事已了。蓋未施而剛在精氣。既施而剛亦隱於無有。尙何所事。若坤柔則含化滋育。漸分漸著。奉乾之精氣而柔方有事。

九還七返八歸六居。

九乃地四金之成數。于人爲魄。七乃地二火之成數。于人爲神。八乃天三木之成數。于人爲魂。六乃天一水之成數。于人爲精。言當剛施柔化時。陰陽會合。精氣相遇。便有是四者之氣與數。會聚渾合於坤土之中。而見其還返歸居。蓋自無而方兆於下部之水中也。

九曰還。七曰返。八曰歸。惟六以居字言之。居有安居定在之義。蓋上文剛施柔化者固水也。有水爲主。而還返歸居悉因之矣。陽施陰化之始。精氣先來。此四者即寓於中。而求其實而有者。莫精若也。故於坤土中命之曰居。水生於天一。爲五行之始。五行之運。未有不基於水者。故水爲三者從出之原。即爲三者憑依之地。易曰男女媾精。不曰男女媾氣。即契亦必由元精雲布。方溯其因氣託初。可知形成於陰。六其主本也。六者地之中數。本屬坤土。而天一之水。即成於六。此其水土附麗。倘或枯涸短少。不足以生。即或浸淫流衍。漫無定在。亦不足以生。故必得安居坤土以爲主本。而九即於此中而還。七即於此中而返。八即於此中而歸。皆不能離此六水之居也。迨其既化而滋。別成天地。則又自成其爲還返歸居。而無不如是。人自胚胎初造。歷少壯而老。其間才力強弱。色澤榮枯。恆視水火精氣以爲盛衰。然氣乃倏忽飄蕩之物。精乃凝淳靜植之物。其始非氣之濃厚。無以爲精。而其來非精之固結。氣亦飄忽難留。是以託初之氣尙虛。雲布之精乃實。九之還。還於何處。七之返。返於何處。八之歸。歸於何處。必得是居者。而後有一中焉以爲之所矣。既有一中焉以爲之所。而居者亦不外是。蓋六之爲六。即水即土。土非中宮乎。乃水之所自有也。是故四者舒則流行於六合。而斂則混合於土中。中之義大矣哉。六爲五。而一八爲五。而三十爲五而五土。遇陽而變陰者也。七爲五。而二九爲五而四土。遇陰而變陽者也。

天即以前五位生數．回環再疊．遂成後五位成數．

男白女赤金火相拘．

于是乎男以四者寄於精之白．白固金之色也．而陽水之中含金矣．女以四者兆於血之赤．赤固火之色也．而陰水之中含火矣．惟此水中之白金赤火．兩相拘抱．以爲作合之端．則金火固甚重也．此所以丹家惟貴九還七返．以火煉金．返本還原．而謂之金丹也．

此之金火．俱從水處說．　金火相拘者．火性銷金．惟火能拘束鍛鍊．而成就此金也．

則水定火五行之初．

此言施化之節度．明其恰好時也．謂當取則於水之分數．以定用火之規矩．而與之相配．則在五行生氣之初．不用生質以後．其殆玄關方始時乎．

水火者．精與氣也．精水之生．自有天然定則．（如推月魄生明時可悟）所謂鉢兩時候．即兩日半三十時也．則之而定．奪其火數以相配．則用五行生氣初也．　水火爲五行之首．此又用水火之首．故曰初．　水火二而言五行者．五行中物也．　上言金火者．從水中之色分別．白便爲金．赤便爲火．此言水火者．卻從交媾施化時．分指其精與氣．　此與箋註以金爲隄防節．似屬同意．其所用金水．與此水火字面不同．而意則同．蓋五行字面．原係彼所借端．　但可以明其意．正不必拘執字面也．

上善若水清而無瑕．

當夫水火交而施化始．其一點圓明便爲上善．此時精氣之情形．直如一泓清水．純粹渾合．略無纖瑕．是卽道也．

此下言施化後事。

道之形象眞一難圖。

道何形象。于無形象中欲窺其形象。但見其凝渟孕育。欲變未變。至眞無僞。至一不二。難可描摹圖度。

天地父母。乃彼此乾坤。以生人生物爲道。吾身上下。此一己乾坤。以結丹爲道。其理同也。上曰爲道舍廬。此曰道之形象。卽其所生而以道名。故曰道。

變而分布。各自獨居。

需時變化。漸分漸布。于是陰陽始分。由一而兩。五行旋布。自兩而五。而見其各自獨居。

二句總冒下文言之。

類如雞子。白黑相符。

此由一而兩也。天包乎地。陰在陽中。爲分布之始。尙屬混沌。類若雞卵然。但見其陽白陰黑。平分各半。兩相符合。

縱廣一寸。以爲始初。

若求其形象之縱長廣闊。不過積分而寸。以爲軀體之始初。

一寸乃十分之積小而全也。亦從雞子想像。始初字。又與先字照會。

四肢五臟。筋骨乃俱。

此變化分布。自兩而五也。則外之四肢。內之五臟。與夫木氣聯絡之筋。金氣支撐之骨。土氣團圞之肉。

色色咸備．蓋自其眞一難圖之始．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而由是變化分布．漸見形色．無一不具．彌歷十月．脫出其胞．孚積至三百日．三千六百時．四百零五萬息．（亦大概按十月言之．不必定足是數．）受氣已足．爾乃脫出胞胎．自爲呼吸於外．骨弱可卷．肉滑若飴．此時金氣之骨未堅．帶木氣之柔弱而可卷也．土氣之肉甚嫩．帶水氣之滑澤而如飴也．其煖熱光明．則火氣也．陰陽會合．五行具足．其始固自虛無眞一中來．所謂先之當慮者如此．（情合乾坤以下．爲節中第三段．申言精氣託初之故．以明吾身性命所由來．而養之延之．功必仿乎此而後不差也．因慮先之說．遂將生人之妙合變化處．剖晰言之．蓋惟明此而後體之玄關．得其準則．然而眞一難圖處．正非粗心人、躁動人、多慾人、所能領略．）

右第一節

坎男爲月．離女爲日．

坎本坤體．得乾之中陽屬男．而太分爲太陰之月．蓋從中而觀男也．從外而觀．則所宅之陽．爲兩陰包裹．早已中陷．因爲太陰月也．（假無是互宅之陽．則仍爲坤土．而亦無是月矣．即此可知交後則陰中有陽．特其陽藏陰露耳．）月有中陽．既不甘藏．而在外二陰之體．又復求其雄配．故能翕受陽光．而于人則下部腎之理也．腎固人之坎．男人之月也．所宜受元神之傾注也．離本乾體．得坤之中陰屬女．而太分爲太陽之日．蓋從中而觀女也．從外而觀．則所宅之陰．成就兩陽．從中襯墊．因爲太陽日也．（假無是互宅之陰．則仍爲乾金．而亦無是日矣．即此可知交後則陽中有陰．特其陰藏陽露耳．）日有中陰．既安於靜

而在外二陽之體。又復求其雌配。故能出入陰魄。而于人則上部心之理也。心固人之離。女人之日也。所宜傾注于玄關也。

此承前日魂月魄。互爲室宅意。發明日月不相離。心腎宜相守。而丹道無非爲功於月。以全此日。卽無非爲功於下部腎內之元氣。以全此上部心內之元神也。

日以施德。月以舒光。

日之中陰。本自坤來。自與太陰月爲類。而其太分爲太陽也。又求其雌配。則自然與月相守不離。故常施布火德。交光於月。而人之元神。自宜傾注下部矣。月之中陽。本自乾來。自與太陽日爲類。而其太分爲太陰也。又求其雄配。則自然與日附麗承順。故常以其水體。借光於日。然後奉行舒布。以助照臨。而人之玄關氣穴。自宜凝神以入矣。

月受日化。體不虧傷。

惟太陰月常受日光變化。進退消長。弦望晦朔。無晷刻之停。故周環復始。光有盈虛。而月體則不至虧傷。永爲日配。

是渠看得下部氣命處。易散難留。倘一停機。便爲死物。全賴上部元神。時爲關注。使之神氣相併。方得長存。如日必交光。月方不泯。假若日不施德。月便無光可舒。萬古只成死魄。而天上無復有照臨之月。人間亦不復見望舒之月。卽日亦不能孤立。獨運一切。晝夜寒暑。皆無所準。而乾坤毀矣。此理寧有岐哉。今人亦有長齡永算。活至八九十百年以外者。是他本來魂魄強盛。天然暗裏交光。所以如此。到得天數已盡。如其數而劃然分散。便是無功以繼之也。是書所言。只是參得是理。而以人功隱培天命。不受牢籠。然究竟功之淺深。積之厚薄。亦儘能踵事增華。緣飾邊幅。如其功力之所至而已。如孔門學聖之人。品地各殊。其眞積力久者。顏曾閔冉而外。不可多覯。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事。亦止期不愧不怍已耳。孔門是達則兼善事。其道大。此是窮則獨善事。其意微。易地皆然。理無不貫。

陽失其契。陰侵其明。茫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其形。陰淩災生。商陽乃太陽日也。心部神魂之喻。失其契者。日不施德。心不注神下部也。陰乃太陰月也。腎部精魄之喻。侵其明者。月不蒙日之管束照耀。必至橫溢濫行。侵損日部光明。而於晦朔會遇之時。肆其薄蝕。敢爲掩冒。以相傾覆。于是太陽消耗其形。而太陰淩厲。方使萬物盡蒙愆伏之祲。而災生矣。此反言之。以見日宜施德。心宜注神於下部。而後身內之萬物得所也。

此晦朔二字。于人何指。蓋指腎中相火一動。而心中君火應之之時。此亦日月相遇。而爲晦朔時也。其爲薄蝕掩冒。陽消陰淩可知。從薄蝕處見得如此。便與上篇六節十二節內所言晦朔不同。彼以喻收藏斂縮。致虛守靜之時。而此則喻其失契侵明之會遇也。

男女相須。含土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祈

此又從坎月離日處。指點裏一層之男女。所謂坎男離女也。蓋下部坎中之男。元陽腎氣與上部離中之女。元神心液原屬相須之物。以坎之太陰而中含戊土之陽。中故屬土。陽故屬戊。以離之太陽而中含己土之陰。中故屬土。陰故屬己。坎離正藉此二土以相滋化。則上部與下部。豈能離是意土以相引翼乎。是又特重意土一邊。以見無在而非意之所爲也。

夫太陰爲雌。太陽爲雄。此雌雄大局也。若指其中位男女。又其包裹中顛倒之小雌雄也。雌中有雄。雄中有雌。其爲錯雜如此。然各以陰陽男女對待之類。彼此相求。如太陽施德。而太陰舒光。此大雌雄之以類相求也。上部之雄。俯求下部之雌。以心而注腎也。男升女降。以相滋化。又小雌雄之以類相求也。下部在中之雄。卻求上部在中之雌。以腎而濟心也。是之謂日月交光陰陽會遇。而惟恃意土以相往來也。

陳顯微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日月往來．陰陽交會．相資以發光暉．一纔失度．便有薄蝕之患．人之坎離．猶天地之日月也．當以類盜天地之機．

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水不得行．杭

金指元神之傾注而在下者．火指下部之元氣．所謂元陽是也．水指元精．土指中意．夫既已類求．則其爲大雌雄者．有若元神之金．下注於北方．下部水地是時金聚水生．而水之性極易周章．言精盛則易泄也．抑其爲小雌雄者．有若元陽之火．上升天谷．而歸于中宮土釜．自顚頂下歸中宮．是時火聚生土．而土能制水．水不得橫溢而行．言既逆上歸中．則不復順而下洩也．

元神何以謂之金．金乃剛明不壞之物．惟元神似之．元神剛無不達．明無不照．歷劫不壞．故曰金．又其注下便生腎水．如金之能生水也．故凡日之光．人之元神．均謂之金．此與五藏配五行之說又別．金卽日所施之德．施德下部．便生腎水爲金．故陽水含金而精色白．所謂男白也．火卽月所舒之光．舒光上部．便生心液爲血．故陰水含火而血色赤．所謂女赤也．上節男白女赤之男女．似指太陽太陰．只作陰陽二字看亦得．此節男女相須之男女．則指坎男離女也．要之顚之倒之．其理皆徹．所謂雌雄錯雜也．周章者．周流章著．充盈動盪．不肯安靜之意．惟其周章．所以易行．若得制之而不得行．則反得周章之用．

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舒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

男主動．物則外施其精氣於女．女主靜．靜則內藏男之精氣．然在男之施也．有當循之度．宜視之節．如其溢而過之．失其度．迷其節．進退不合其時．斯無所拘束．而無以收動施之功矣．必也爲女之節度所拘．而女主西金之魄．男主東木之魂．便是魄以鈐制其魂．而魂方不得淫而溢奢．而過也．于斯時也．不寒不暑．平分各半．有若月之弦．歲之分．其運行之進退．適合乎時．而陰陽各得其和．爾乃隨時變現．俱

吐證符矣。

金化爲水以下。陳顯微曰。此言金木爲夫妻。水火爲配偶之妙。金生水。水性濕。苟無土以制之。則未免過溢之患。木生火。火生土。土生而後水不得行。拘收藏蓄。而與火爲配偶。是則金木相剋。得爲夫婦者。假火之力也。水火相剋。而爲配偶者。假土之力也。然後進退合時。各得其和。而隨時變現。俱吐證符矣。

右第二節。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糺相扶。

物之雌雄相應。人之男女相匹。于詩見陰陽不離。是以北陰之地。二象蟠糺。北陰于人爲下部。

意主此蟠糺句。後文飛龜舞蛇。與此照應。北方乃陰陽二氣潛伏處。故左止青龍。右止白虎。前止朱雀。俱象以一物。而北獨象之以二。二固至陰之象。而于二之中。則龜斂蛇舒。龜陰而蛇又陽也。蛇者。龍之似。陽之微。而不脫於陰也。蟠糺則彼此交結於無何有之鄉。意主下部。

以明牝牡竟當相胥。

陰陽二氣。上部心之元神。下部腎之元陽。允宜配合。

鍾離雲房云。莫謂此身云是道。獨修一物是孤陰。一物謂此身。意重元陽。

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殊。

反言見意。二女者。陰與陰也。共室者。以陰配陰也。顏色指陰之精華。

雲房云。涕淫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皆陰。又云。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按陽精二字。謂陽之精華。非謂精血之精。趙中一云。一身內外總皆陰。莫把陽精裏面尋。蓋後天所有皆陰。惟先天陽氣乃陽也。必至後天虛靜之極。先天之元陽、乃現於腎中。方可迎而作配。功未致時。不在裏面。既致亦不在外面。牝牡相胥。二女共室等。論喻也。世遂以喻爲眞。斷非本意。

蘇秦通言。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

雖使極善關通媒合之人。操殊能施異巧。盡誠款強令二女配合。而適見曠日逾時。卽至禿毀就盡。而終屬仳離。一似絕不相知者。易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者。理固然也。

陰與陰不配。斷難生育成家。急當媒合其元陽。使之夫妻相配。共成生育之功。乃其可恃者耳。單言二女之不配。而不言二陽。正以在我者皆陰。故特舉陰言也。

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堂分兩參差。失其紀綱。

元陽足以延命卻期。故名藥物。惟下部之元陽。本吾乾家物。故爲眞種子。眞同類。二女偏陰。則非種而殊類矣。此見元陽爲重。分兩者。時候也。稱停其時候。而以分兩言之也。如以八日上弦爲八兩。便是一日爲一兩矣。木火之七八十五。金水之九六十五。其中折半爲上下弦。又五日爲月。六節兩日半爲月。十二節乃分兩之紀綱也。或忘或助。進退失時。則參差而失之矣。此見和平爲重。

求原種卽慮先意。類字乃上節以類相求意。非種不同類。卽上二女偏陰之喻。凡一氣相傳而貫注者爲眞種。依希彷彿。則非種矣。兩情匹配而相和者爲氣類。偏勝黨同。則非正類矣。參差。長短不齊之貌。

雖使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調合。禾上聲。

以此等極善修煉之人。求其濟事。

黃帝軒轅氏。訪道空峒。古有太乙眞人。漢則淮南王劉安。八公其客也。崆峒山。在陝西平涼府府城西。上有問道宮。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八公山。在江南鳳陽府壽州。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

立宇崇壇。玉爲階陛。麟脯鳳腊。把席長跪。

而又極崇奉之地。隆祭祀之禮。
須知身內自有潔淨壇場。珍奇崇奉。非外之謂也。達摩謂人天小果。並無功德。亦是此意。
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亡
于是求之杳冥。發於至誠。以求濟事。
須知身內自有神祇。肅內神以合外神。則可。僅求之外。則非。
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
猶之補救非物。何濟于事。塗治乖方。適又害之。去累復加。祇令益甚。除偏誤用。反助其虐。
硇音鐃。藥名。本草。北庭產者曰北庭砂。圖經曰氣砂。以其能透五金。名透骨將軍。今分氣砂番砂二種。氣砂出雲南。得番砂亦可。死汞色白者良。性毒。人食之即化。李時珍曰。硇砂亦消石之類。大熱有毒。主治積聚。破結血。
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究竟北方玄武龜蛇。適見其分飛散舞。終于獨處孤居。愈見乖張。
通節承上以類相求意。反覆明之。陳顯微云。此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得配交通。自結聖胎。苟不得其配。徒勞無益。愈見乖張　按一陰一陽謂道句。重一陽二字。蓋身即一陰。所急者陽也。偏陰偏陽句。正闢偏陰二字。

右第三節。

上德無爲。不以察求。祈

通節承上北方玄武龜蛇之說。備言其上下運行。專一持守。無非致功於北地也。北卽下部上升。上也。上德者。升上之德。謂下部玄關之中。元陽旣生。便從後三關以漸而升。是爲上德也。夫坤道上行。坤體本靜。靜則無爲。聽其自然。非人力能與。故曰不以察求。

下德爲之。其用不休。虛

下。降下也。下德者。降下之德。謂上部元神。注于玄關。是爲下德也。夫乾道下濟。乾體常動。動則有爲。自強不息。正人力得與。而無時可已者。故曰其用不休。

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

元陽升上而閉固之。乃坤道上行。閉之得有形之水。故稱有。有者。精水有形也。元神下注而閉固之。乃乾道下濟。閉之得無形之火。故稱無。無者。氣火無形也。

閉字緊要。閉而不洩。所以保水火而成互濟也。升上者。火也。升上而閉固其五官。使不消耗。則火還爲水。而仍淮下以足其精。如天澤下降。甑水回籠。實見其有也。神注者。水也。下注而閉固其精道。使不洩漏。則水積成氣。而仍奉上以壯其神。如川澤升氣。鼎釜蒸騰。適見其無氣也。

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

下注而得無形之氣火。此下而無者。不洩於下。仍以奉上。蓋惟乾道下濟。可以索坤而上行也。從後三關以漸而升。上行而得有形之精水。此上而有者。水含眞一之寶。而元神之德居之。則三元渾合矣。

降下而無之氣火。不過曰奉上而已。至升上而有之精水。則曰眞一之神德居之。可見降下升上。只歸重於神也。

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肖。

孔穴。指玄關。玄關非有形之孔穴。假以名其空洞虛無處也。虛而能生。動而愈出。至虛至靈。至玄至妙。機緘關捩之所在。兩法者。承上言之。乃升上降下。稱有稱無。爲水爲火之兩法。金謂乾金。氣謂坤氣。蓋惟乾下濟。便生坤氣。坤上行。便生乾金。其要在乾坤互濟。上下交泰。則金多氣自生。氣多金自盛。兩兩相須。成茲妙用。

其實金卽氣。氣卽金。止一元陽之氣而已。以其升上而合於乾者爲乾金。降下而成於坤者爲坤氣。次句用亦字。從上神德句來。言不但神德居之。卽乾金與坤氣。亦相須於升降兩法。蓋升降兩法者。乃裏一圈坎離事。乾金坤氣。乃外一圈乾坤事。從裏一圈說至外一圈。故加亦字。於坎離處以水火言之。於乾坤處以金氣言之。究竟坎離在乾坤內。亦只一氣相通。善彼卽善此。爲一事而已。乾金配白。故下文接白字。而卽以金之精華。釋其所謂白者。坤氣暗黑。故下文接黑字。而卽以北方水之始基。釋其所謂黑者。其承接自有條理。此兩孔穴法句。兩字須讀斷。謂此孔穴中之兩法。非謂兩箇孔穴也。白玉連環兩箇圈。只亦狀其升降耳。若使有兩。則非眞一矣。○陳顯微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上行而卑暗。坤之上行。其體本靜。靜則無爲。而不可以察求。乾之下濟。其體常動。動則有爲而自強不息。上閉稱有者。坤道上行。閉之則有水而水有形。下閉稱無者。乾道下濟。閉之則有火而火無迹。無者。以奉上者乾。可以索坤而上行也。上有神德居者坤。則舍眞一之竅也。乾下濟則能生坤之氣。坤上行則能生乾之金。其要在乾坤二竅。互相爲用。上下交泰。則金多而坤氣自生。氣多而乾金自盛。是則金之與氣。兩實相須。此乾坤二妙用也。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離

白陽黑陰。白謂腎中所生元陽、升而便爲乾金。乃光明洞達。皎然虛白之物。黑謂北方腎水。降而便爲坤氣。乃幽暗沈淪。黝然昏黑之物。守黑者神注玄關。知白者知其陽生而急採。如是則神得助而盛明。不求來而自來。白字接上金字來。乾金配白也。黑字接上氣字來。坤氣昏黑也。神明句。與前上有神德居照會。蓋惟上而有者。有眞一之神德居之。故此知守之餘。眞一之神明自來。

白者金精。黑者水基。

此元陽之白者。實由乾家神注於下而得。乾屬金。金配白。故白爲金精。金精卽元陽。若夫黑配水位。則黑者乃北方腎水。爲五行始基。而基此元陽者。北水與坤氣。總一下部玄關地頭。故至此黑者不說坤氣。而曰水基。所以起下文水者道樞句。

水者道樞。其數名一。依

惟其基此元陽。故爲丹道之樞紐。蓋水之生數居一。實乃五行之最始。而眞一之端倪也。眞一者。道此水之一者。詎非道樞。下句應上句。

陰陽之始。玄含黃芽。

五行各具生成之陰陽。而一六乃陰陽生成之始也。水之生數居一。爲陽生之始。成數居六。爲陰成之始。故曰陰陽之始。當其始時。一六在北。本是玄黑之鄉。而六則以一而含土五。故外常玄黑。而其中實含黃芽之妙用焉。黃芽卽元陽。以其在中命曰黃。以其發生命曰芽。此又從一六在北推之。而見元陽之必生於北水。正如鉛外黑而內懷金華。丹家所以有銀鉛之喻。

同一元陽。而此名黃芽。因其在中而始生也。緊跟始字來。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

玄水之含黃芽也。斯成金矣。金字。照會上文金氣之金。卽元陽。此金之所主者。全在北方河水之中。搬運其寶。所生元陽。載而上升。若車輪之運也。謂自後三關以斬而升。復自前三關運歸土釜。

同一元陽。而此名金。因其已成而將上升於乾也。北方河車句。緊跟主字來。主。言其所重也。或將五字讀斷。謂此六中所含土五。正生金之主。其在北方水部。惟貴搬運而上。則五字承上黃芽爲有著落。此一說也。或

即指下文鉛字．謂金有五色．惟鉛爲主．亦一說也．要之本非徵實之言．讀者得其大意而已．

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

故擬之以鉛．鉛質外黑．借喻北水．內藏白銀．借喻元陽．猶外被黃黑之褐．而內懷純白之玉．自外視之．不過一黯淡之狂夫而已．不見有聖德也．上以物理喻．此以人事喻．

鉛乃藏白銀之物．腎乃藏元陽之物．均之外黑內白．外陰內陽．外褐內寶．故丹家以鉛設喻．陳顯微曰．白者銀也．（元陽）黑者水也．（北水）知白守黑．謂煉銀於鉛．（求元陽於北水）如是則神明自生．（元神自旺）銀爲金之精．鉛爲水之基．五行中惟水數一．含道之樞．而爲陰陽之始．雖非眞一之一．（太極）而得眞一之用．故眞一之道．先取金子．（北水）爲黃芽（元陽）之根．欲合萬殊（精神魂魄意）而爲一．必先於萬殊之中．求其一者以爲基．此金丹之法．有取於用鉛．（北水）故謂水爲道樞也．論至於此．始明水得眞一之用．而未是眞一之一也．水之生數一．成數六．以成數六言之．則水一含土五也．故鉛外黑．內含金華．而有玄含黃芽之妙用焉．水者五行之始．鉛者五金之主．水本居北．搬運而南．使水自下升．載寶而上．如河車之運．故曰河車．以黃雜黑．故曰被褐．謂鉛質本賤．而白銀在內．故曰懷玉．謂至寶冥藏．大抵造化之理．莫不以賤護貴．以晦養明．以卑保尊．以狂養聖．雖外視狂夫．而內懷至寶．可見機緘不露．良賈深藏．豈可與急急於人知者同日語哉．魏君旨本在鉛．而義亦兩及．按末段旁通其意．說理自透．

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怡．水爲金子．子藏母胞．孚．

明金水同原．蓋腎中元陽之氣．所以生腎水者．故爲水之母．而水其子也．乃此元陽即隱於子處而爲胎．而子處即藏其母之胞．猶銀之爲金生鉛之爲水．而銀即在鉛中．兩不相離．常在一處．以示求元陽者．必求之下部腎中而可得．

眞人至妙．若有若無．髣髴太淵．乍沈乍浮．

眞人者．元神渾合．元陽元精之稱．人以此爲眞也．元陽處腎水中．金胎處鉛水中．即是眞人處淵水內．

其爲至妙不測。或現而若有。仿彿太淵之乍浮。或隱而若無。仿彿太淵之乍沈。退而分布。各守境隅。

陳顯微曰。及乎用鉛。既已水退淵澄。眞人出現。則又各守境隅矣。金碧經曰。灰池炎灼。鉛沈銀浮同旨。採之類白。造之則朱。

採浮銀至寶於西方。故曰白。結金丹聖胎於南室。故曰朱。煉爲表衞。白裏眞居。

煉元陽之白氣。固結不洩。爲在表之拱衞。而其白之裏。則眞人居之。

眞者。渾合眞一之稱。其言表裏眞居者。亦渾合之意。非便分元陽元神。在表在裏。

方圓徑寸。混而相拘。

丹成顯象。如混沌雞子。此顯示先天之法象。

先天地生巍巍尊高。

既生於天地之先。其尊無對。不可思議。

旁有垣闕。狀似蓬壺。

陳顯微曰。法象既圓。世界成立。於是金輪在外。如牆闕之周遮。世界居中。同蓬壺之美麗。

王子年拾遺記。海中三山。一方壺。則方丈也。二蓬壺。則蓬萊也。三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三山皆上廣中狹下方。猶華山之削成也。謂之三壺。按此亦方士之詭說也。言蓬壺則必有眞人仙者在內。而垣闕蓬壺之在身

內者．皆因眞人仙者而取喻也．

環市關閉．四通踟躕．守御密固．閟絕奸邪．徐曲閣相通．以戒不虞．

惟其旁有垣闕之周遮．則環市關閉．而守禦密固．閟絕奸邪．言其固守精氣於一身之內．而不使六賊蠢動也．惟其狀似蓬壺之美麗．則四通踟躕．而曲閣相通．以戒不虞．言其遊戲神通於一身之內．而又防其意外疏泄之患害也．

其文法隔位頂承．兩兩相關．皆以喻言．見其錯綜古奧．四通踟躕．曲閣相通．不過言其前後三關．運行通透．與夫脈絡之周流無滯耳．踟躕猶躑躅．行不進貌．謂按部而行．不疾不徐也．六賊者．眼耳鼻舌身意之欲．其貪戀於聲色臭味觸法者．皆足以賊害吾身．謂非奸邪而何．

可以無思．難以愁勞．閭

以用也．斯時虛無寂靜．對境忘心．保護太和．無思無念．是可用也．若夫役心而愁．役身而勞．斷難用也．

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

向之神德居神明來者．至是而見爲神氣充身矣．充則易泄．至難保護．故曰莫之能留．是在虛無守之．則克昌．如其疏虞失之．則傾喪而亡．兩之字指神氣．然則吾之動靜休息．可不常與人俱而相守乎．人謂眞人．卽指神氣．

上面眞居眞字．與此人字．是拆眞人二字分用見意．

神德居．神明來．神氣滿．屢提神字．便知意所歸重．而不爲旁喻所惑．知其居而求之．則悠然來矣．於其來而積之．則物乎滿矣．前後自有次第．守字開出下節．下節工夫．正明一守字．

右第四節．

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
循理則安。無欲故靜。釋累忘情。則虛且無矣。顧非無所用其心也。時惟進原本始。一如其空洞無物。因以隱藏光明。屏黜聰慧。斂外歸中。而有事於回光返照。以管攝其形軀焉。此內養之要也。

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所謂安靜虛無也。原本卽慮先意。隱明如下文四句是。虛無則心體淨。一眞自如。萬緣不擾。隱明則外用斂。退藏於密。恆性存存。內照則形得助。風雨春深。家園景麗。三者固相爲用也。形軀常蒙內照。便如臣下得君。明良喜起。自有一種歡欣鼓舞之情。發榮滋長之意。今夫書文字畫。百爲技藝。必得心到。而後精美。豈非緣心神之類照乎。若身內官骸臟腑。時時運吾神以照之。則氣必從之而聚。而自得其華贍矣。此卽交光之理。凡諸陰魄。得羲暉而自朗耀也。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
此言隱明事兌口也。上竅之易耗其氣者。閉塞則吉人辭寡。而氣不耗。靈株身也。下體之易洩其精者。築固則堅實完好。而精不洩。三光在外之耳目口。在內之精氣神也。陸沈者。無水而沈溺也。沈之則身內之日月。與萬象俱冥。而光輝不露。子珠者。神也。神爲氣子。而圓明如珠也。溫養則嬰兒元陽與玄珠元神增長。而全體無虧。此皆安靜無爲。積精累氣事也。

莊子則陽篇。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註。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溺也。陸乃陸地。

視之不見。近而易求。祈勤而行之。夙夜不休。
此就內照言。而勤行則統論也。內之神氣精。與夫臟腑經絡之類。皆非目所能及。然而近在我身。按圖考鏡。暗中摸索。良亦易求。所宜時照。俾得神助。庶幾華榮條達。潤澤光輝。凡此皆須早夜勤行。修持不

息。

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

如是伏藏而寢食其中。至於三載之久。則氣裕、精全、而神旺。此時元神發現於入定出神之際。可以輕舉。可以遠遊。雖跨火而火不能焦。雖入水而水不能濡。蓋無形之神氣。非有形之水火所能害。

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

靈通變化。或隱或現。或聚或散。皆神氣所爲。惟其所欲。逍遙自在。丹道成。玄德就矣。仍須潛藏伏匿。不彰不露。以俟天命之時。

俟時二字。可見身有終時。命不可逃。即修身俟命意。不似末流。呆作怪誕語。癡夢想也。

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升。膺籙受圖。

太乙。北辰。指上帝言也。中洲。中垣紫微。天帝所居也。召者。數盡神遊。有若召然。蓋俟時而時至之時也。召而移居。不過神歸於天。如詩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已。聖賢功隆德茂。神氣上升。不落惡道。理固然也。其言膺籙受圖。不過如重黎羲和常儀實沈臺駘。與夫句芒祝融蓐收玄冥之屬。各主日月星辰。四時五行。而帝王之牲幣祝號因之。若膺若受。已耳。河洛而外。所稱圖籙。不其妄歟。

通節言寶精裕氣。對境忘心。常應常靜。積德累功。皆煉己事。煉之云者。從生至熟。由勉而安。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渣滓全無。精純餘裕。即聖賢戒懼愼獨之功。而斂以尊生。未及宜民。此其時位不同。而

事亦異也。

乾鑿度云・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乙・中洲・謂仙境・如言十洲三島瀛洲之類・上有太乙北辰・則此宜指中垣也・俟時・俟其天命之時・至召而上升・移居受籙・皆言其脫殼養胎也・不落凡

右第五節。